

季仙先

生遺稿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吾甬徐梅谷先生諱桂林以義行旌於朝實我高祖之友也道光四年甬上東津浮橋敗壞義行首捐千金我曾祖更襄厥役義行有子六人柳泉先生諱時棟子舟先生諱時樑科第文名藉甚於時邑志與義行並傳焉獨季仙先生諱時榕闔然潛德人莫知之憶乙未秋先君子假歸始卜宅於煙嶼樓其西則季仙先生後人居之時壽鏞年二十也廢馥爲季仙先生之孫而叔昭先生之子實少鏞三歲先君子喜其好學嘗引而進之忽

季仙先生遺稿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忽四十四年而鏞與廢馥垂垂老矣歲丁丑廢馥以季仙先生遺稿六十六篇彙爲一卷屬爲讎校適刊慈湖書已取其慈湖弟子考入於附錄因而徧讀其文如論葉水心學術永康學術安定泰山徂徠三先生學術關學源流考白沙學派台學源流袁正獻家學周程授受孫宣公學行四明朱學呂正獻家學浙中程學與朱呂說詩論於宋元明學術既考核精詳而說經諸作又復融會漢宋不立門戶異同斯豈可任其泯滅哉既付諸梓矣去歲廢馥更搜獲原稿未錄者十五篇曰補遺相

屬又續刻之壽鏞讀陳勛生先生贈先生六十序盛道
其善書法又稱其能承父兄之志未嘗以世俗浮靡之
習相誇而於先生之所學則略焉師之於弟期之深而
不復漫相許者意有所在也及今觀先生遺稿衡諸煙
嶼樓文集理勝之與詞勝而有不相讓者矣抑原稿多
爲叔昭先生手錄而廢馥寶之得傳於世幸哉有賢子
孫而遺澤永留爲尤足珍者也壽鏞檢我高祖與高伯
祖析產書中得覩義行遺墨今又刻季仙先生遺書五
世論交廿年洽比鏞雖髦老與廢馥握手談生平意氣
慨然世雖亂而吾心不亂先生讀程子定性書曰惟廓
然而大公不患人之干我以私惟物來而順應不患人
之待我以逆尤願與廢馥共勉之爰書以爲序時民國
二十九年二月後學張壽鏞

徐季仙先生傳

張壽鏞

壽鏞既刻季仙先生遺稿其孫正逵更錄世譜且舉先世遺聞軼事來告壽鏞思廣其傳以揚先德雖不文何敢辭案譜清旌義行徐梅谷先生諱桂林初名太茂實生六子長諱時楷字醒墨著有湖濱軒詩稿二卷次諱時楨字虛齋三諱時棟字柳泉道光丙午科舉人內閣中書著述綦富均錄於鄞藝文志四諱時樑字子舟道光乙巳科進士刑部主事與兄時棟齊名五諱時楹字靜齋六諱時榕字石門號季仙卽先生也梅谷先生與

季仙先生遺稿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柳泉子舟兩先生邑志均有傳醒墨先生詩稿亦見於鄞藝文獨先生文名爲諸昆所掩先生少穎異受經於朱小竹明經復從陳勸生徵君洪筱薌大令游應試不售決然舍去顧喜草書輒取晉唐法帖上自右軍下逮懷素臨摹以爲日課陳勸生先生撰六十壽序時三四兩兄藏書六萬卷曰煙嶼樓先生黎明卽起手持一編迄夜分不輟孫正逵其得力尤在宋元明諸儒書於學術源流一一剖析躬行實踐垂範後昆持家儉約先疇佃租歲有常額量入爲出不使稍溢庖無肥鮮之食笥無華美之衣

家人亦習而安之子女既蕃婚嫁以時匿品不廢禮未嘗以世俗浮靡之習相誇尙人或以爲吝弗顧也陳氏壽序凡先人所創義舉如大墩之崇本月湖之柳汀兩義學與夫甬江東津浮橋一一承父兄之志整齊之且與子姪率行不懈春秋六十有三

贊曰聞諸父老梅谷先生以寒微起家某歲文廟傾圮赴某鄉老家請修之願任其貲某鄉老曰此非爾之所宜及也先生歸而歎曰門第之重如斯夫於是延師課諸子讀督責嚴柳泉子舟二先生既以科第顯餘子亦文名藉藉先生躬行實踐以儉約率下一蕉扇且數年嗇爲寒酸不恤也讀其遺稿春容閑雅析理精微益可想見其爲人余與徐氏洽比久仰止高山遺澤遠矣

季仙先生遺稿

目錄

論

論葉水心學術

朱呂說詩論

永康學術論

論安定泰山徂徠三先生學術

問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愚不能入伊川言心

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其所主不同何也

季仙先生遺稿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說

一貫說上

一貫說中

一貫說下

可欲之謂善說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說

坊記說

關雎說一

關雎說二

大司馬載旗物與司常異說

周禮三德說

河圖洛書說

主敬說

知行說

中和說

崇禮說

西銘理一分殊說

一君而二民說

李仲先生遺稿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聘禮註君行一臣行二說一

聘禮註君行一臣行二說二

心如穀種說

孟子不言易說

解

粥成五服至于五千解

五侯九伯解

何以舟之解上

何以舟之解中

何以舟之解下

掌官中之政令解

沽酒市脯解

解二

無極而太極解

寡兄寡妻解

辨

義利辨

祊繹異同辨

李仙先生遺稿

目錄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性辨

王霸辨

考

慈湖弟子考

關學源流考

釋

釋權

釋豐

釋步搖

釋筮

釋芸

釋仁

述

述白沙學派

述台學源流

代

述袁正獻公家學

述周程授受

述孫宣公學行

季仙先生集
目錄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述四明朱學

述呂正獻公家學

述孔孟言行大旨

述浙中程學

義

門左右義

闕

論語詩三百章講義

論語大德不踰閑章講義

讀

讀張子正蒙太和篇

讀韓子原道

讀程子定性書

讀雜卦傳

讀湯誓

代

跋

跋讀朱隨筆

書後

邵子觀物內篇書後

李仙先生遺稿

目錄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原

原誠

季仙先生遺稿

清鄭徐時榕季仙著

論

論葉水心學術

水心葉先生安定四傳弟子也在永嘉一派與薛季宣陳傅良齊名而異識超曠不假梯級才雄學博尤凌跨一代學問經濟實兼而有之吾鄉史忠定自經筵將告歸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水心與焉其講學大旨謂道始於堯舜次禹皋次湯尹於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

季仙先生遺稿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庶皆有之矣及文王備道盡禮周公禮刑兼舉燦然成一代之治道統歷然如貫至孔子時周道既壞乃蒐補遺墜詩書禮樂春秋有述無作惟易著彖象而已唐虞三代之道賴孔子以傳孔子既歿孟子亟稱堯舜禹湯伊尹文王周公所願學則孔子觀水心之言庶幾接前聖之統紀惟謂曾子不能得孔子一貫之道而傳之似未觀其通者要之水心之於學亦已得其要領矣至其談兵也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先爲不可勝以待可勝意在修邊而不急於開邊整兵而不急於用兵其

要尤在節用減賦以寬民力水心之慎戰可謂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者也著有習學記言五十卷文集二十九
卷別集十六卷爲文語必己出具有典則非恣意馳騁
者比其辯朱晦翁狀論林栗一書更大有功於斯道蓋
水心正直剛明嚴於善惡之辨又如此歷仕孝宗光宗
寧宗朝觀所上諸奏劄惓惓以大讎未報故疆未復爲
念其忠君愛國之心見於辭色爲梁父吟表武侯之志
隱然以武侯自居蓋王業不偏安漢賊不兩立武侯數
語水心有同心焉方其除權工部侍郎韓侂胄當國欲
藉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水心
力辭會詔諸將四路出師水心告侂胄先防江不聽果
敗始以水心爲沿江制置使所謂小人使爲國家菑害
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然而水心一出募二百人
以拒金立三大堡以衛民國勢幾乎復振而侂胄適誅
韓黨懼罪反誣水心附侂胄用兵朝廷不察奪職奉祠
而水心絕不自白其涵養爲何如歟禿翁曰此儒者乃
無半點頭巾氣勝李綱范純仁遠矣殆非溢美之詞也

李仙先生遺稿

一一四明叢書
續園刊本

朱呂說詩論

書曰詩言志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蓋古人賦詩見志其旨皆溫柔敦厚而各得其性情之正一聽後之誦詩者斷章以取義焉初不必泥乎章句閒也乃者朱子詩集傳從鄭樵之說呂氏讀詩記宗毛鄭之說二說多相反夫朱子與成公太尊小序遂論詩亦最合楊慎丹鉛錄謂朱子因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而朱子序讀詩記則又悼成公之早世不得相與反復以求真是之歸自謂衰頽汨沒其勢不能復

振以獨決此說之是非觀朱子之言雖仍執己見然使成公果在當必有論定於其閒而宗朱宗呂何煩後人紛紛爲哉前明功令立詩學宮士所受以紫陽集傳爲宗一切古注疏罷弗肄乃當時序重刻讀詩記者如古堇隄鉞江寧顧起元輩謂詩自齊魯韓三家之說失傳其傳者獨賴毛詩及鄭箋而已卽云小序出自漢儒之手然猶近古可信又謂鄭饒韓宣六卿賦詩不出鄭志季札觀樂魯爲之歌衛歌鄭是鄭衛不必皆淫辭而本可爲燕樂嘉賓之用蓋作序者之意雖以功令宗朱爲

重而實有不欲偏廢呂說者於是說詩者遂分攻序宗
序兩家迄無定論要之詩可以興各視其所見之淺
深苟有合於風人之旨皆得存其說以備參考國朝欽
定詩經彙纂雖以集傳居先而序說則亦皆附錄允爲
持千古之平矣

永康學術論

永康之學自陳龍川先生始龍川才氣超邁喜談兵議
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其爲學以讀書經濟爲事嗤
黜空疏一時從學者稱爲龍川先生乾道以來朱張呂

李衡先生遺稿

四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陸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闢功利而龍川崛起永康謂聖
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
略明白簡大坦然易行其說人多疑而未信太學愉民
獻首從龍川遊羣從數十人偕焉其從子蘆隱獨爲諸
生倡扶持而左右之使龍川之門惡聲不入於耳則愉
氏有功於龍川而永康之學遂傳愉氏矣當是時永嘉
辟鄭諸儒以經濟言事功皆推原以爲得統於程氏永
康則專言事功而不談性命於是諸儒守其師說謂其
學無所承接近於功利相與排擠此永康所以與永嘉

分門而別戶也夫事功必本於學術聖功王道初無一
理觀隆興初年與金人約和朝野一口而龍川獨以爲
不可卽上中興五論雖其說不行亦以見其所學之非
虛矣特其才高意廣少主敬之學爲未能斂才就範耳
孟子曰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自來才智之士高
視一切欲以善服人而卒爲世所忌者古今有同慨焉
豈獨龍川也哉

論安定泰山徂徠三先生學術

有宋儒學之盛徧天下溯厥先河浙東則有吾鄉楊杜

李仙先生遺稿

五四明叢書

總編刊本

五子永嘉之儒志王氏經行了氏浙西則有杭之吳存
仁閩中又有章望之黃晞古靈一輩人也推之橫渠以
前關中有申侯二子范正獻以前蜀中有宇文止止是
皆筆路藍縷以啓山林者也而齊魯之閒安定胡先生
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並起實開伊洛之先尤一時
之卓絕者故姚江黃氏輯宋元學案首推三先生云安
定胡先生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本貫安定年十三通
五經以聖賢自期往泰山攻苦食淡同學者卽孫泰山
石徂徠也及以經術教授吳中吾鄉翁南仲亦從之游

范文正聘爲蘇州教授薦於朝更定雅樂以白衣召對
上謂其進退周旋皆合古禮滕宗諒知湖州亦聘爲教
授教法分經義治事二齋科條悉備仁宗詔取其法著
爲令於太學又驛召先生與阮逸興作樂事官太學試
諸生得伊川文大奇之遂深契合其學以體用爲本黜
聲律浮華之詞出其門者不下數千人時禮部所得士
先生弟子居多皆知稽古愛民其和厚之氣一望而知
爲先生門下東歸之日弟子祖帳百里年六十七謚文
昭著有易傳周易口義洪範口義春秋說詁語說中庸義

莘先生遺稿

六十四明敬書

約題刊本

景祐樂議神宗題其像贊泰山孫先生復字明復晉州
平陽人四舉不第退而與安定同學於泰山之陽聚徒
著書闢異端虛無之說惡六朝妖豔之詞講論春秋尤
凜凜可畏徂徠著名於山左欣然往從爲謹執弟子禮
年五十窮居無室故相李文定迪一見輒以弟之女妻
之曰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莫大焉及徂徠爲學
官作明隱篇以語於朝謂先生蓄周孔之道非獨善一
身而兼利天下者也范文正富文忠皆言先生有經術
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旣而罷且坐貶久之學士趙

槩等言孫復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乃復官直講遷殿中丞先生病韓魏公言於仁宗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錄所著書十五篇藏之祕閣年六十六著有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堯權篇舜制篇正名解四皓論徂徠爲作泰山書院記歐陽文忠志其墓徂徠石先生介字守道奉符人第進士固窮苦學世無比者尙氣節遇事敢爲親沒垢面跣足躬耕徂徠山下葬不葬者七十喪以易課徒入直集賢院從學甚眾時文章有爲楊劉體者先生嫉之作怪說三篇以排佛老及楊億

李仙先生遺稿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是後學不敢爲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又著唐鑑指切當時無所忌諱適夏竦罷樞密使登進杜衍等十一人並一時碩彥先生喜作聖德詩略云眾賢並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大奸斥竦也泰山見而危之竦果恨先生刺骨因先生有書與富文忠責以行伊周之事乃陰使女奴改伊周爲伊霍又僞作先生爲富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先生不自安求出判濮州未赴卒於家竦恨未息會孔直溫謀反伏誅索其家得先生書并得詩有泰山姓名泰山坐貶卽爲此也蓋皆竦所僞

造者因言介詐死實北走契丹幾至發驗得眾保始免
年四十一著有易解春秋說徂徠集歐陽文忠志其墓
謝山全氏云安定泰山之學所造不同安定冬日之日
也泰山夏日之日也安定沈潛篤實泰山高明剛健而
泰山高弟徂徠巖巖氣象倍有力焉可以見二家淵源
之所在全氏又云以徂徠之嚴正乃至美揚雄則曰不
作符命自投於閹而不難改竄漢書之言美馮道則曰
五季大壞瀛王救之而忘其長樂道人之謬案徂徠斯
言洵不符其爲人豈別有意見存歟顧觀其敬事泰山
執杖履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必扶實開尊師重道
之風然則明體用之學者安定也表春秋之義者泰山
也而巖師弟之禮者則徂徠也宋承五季之衰賴三先
生出而維持之黃文潔曰本朝理學實自胡安定孫泰
山石徂徠三先生始宋文公亦云伊川有不忘三先生
之語蓋學統之所係非淺也

問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患不能入伊川言心

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其所主不同何也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節剛方文理

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此據大段言之也及觀二子所主不同而益信中有主則實實則患不能入明道之言也案明道嘗云心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上物事所主在我收住後放去放去後又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不自做主便走去若自家主張著便在故學者須自爲之主則中有主云者卽孟子所謂求放心也心苟不放自然真實無妄而已私弗復萌於內客感亦無由擾於外已故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乃伊川則曰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一虛一實

李仙先生遺稿

九十四明微書

約圖刊本

何大相反乎不知明道主靜觀定性一書知其定而能靜者心不妄動則此心自靜而有常不假外求但自家作自家之主而已故不曰心有主而曰中有主存誠之學也朱子有云先生之學以誠爲本可見已若伊川之意存誠必先閑邪不曰中有主而曰心有主者亦欲此心常在腔子裏恐此心作主不定別將一敬字管攝此心使此心一主乎敬不走作不散漫常惺惺然則在我者虛靈不昧足以具眾理而應萬事彼外邪亦何自而入乎則伊川之言有主敬爲之主也其平日誨人亦常

言主一之謂敬由是觀之明道之主靜靜此心而已矣
心爲之主也伊川之主敬非敬此心也心以敬爲主耳
實者誠實之謂虛者虛靈之謂非相反也所主不同故
也然何謂其不同也明道高明渾厚空所依傍而自然
中道故其言以靜爲主希聖之功亦不外是伊川沈潛
精切有所持循而不踰尺寸故其言以敬爲主希賢之
學實由乎此然則就成德而論主敬不如主靜之妙就
入德而論主靜不如主敬之密學者循序漸進知主靜
必自主敬始則二子所主亦何害其不同耶抑伊川言
有主則虛而復有無主則實之說蓋謂心不主敬則昏
擾不靈有如茅塞其心者然故以爲實此實字誠與虛
相反與明道所云有主則實爲充實謂美之實又字同
而義不同已

說

一貫說上

聖人一貫之旨魯論兩見之一以告曾子一以告子貢
皆所以明成己成物之理萬殊而一致者也大註謂與
曾子以行言明道之一貫也與子貢以知言明學之一

貫也其說是已然而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幼而學者壯而行之非學何道非道何學夫子之道卽夫子之學道與學初無二理行與知何分彼此且卽合知行以言一貫猶覺擬議之未盡也何者知人愛人仁智一貫之說也聽言信行言行一貫之說也而夫子初不與樊遲宰我稱及一貫者亦以其節目之小不足以言一貫也則何知行一貫之與有所謂一貫者統成已成物二大端而已矣夫子不嘗自道乎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者夫學以成已教以成物不厭不倦理之所由一貫也夫子告

李仙先生遺稿

十二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曾子若曰道貴化裁而推行也道而一貫則成已此道成物亦此道矣告子貢若曰學貴精義而利用也學而一貫則成已此學成物亦此學矣推斯意也天不言而四時行卽天之所以成已也天不言而百物生卽天之所以成物也而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生何莫非至誠無息一以貫之者乎則子以一貫告二子竊謂堯舜授受精一執中之旨亦不外是而豈有知行彼此於其闕也哉

一貫說中

或曰一貫之旨信無分於知行已而二子所學得毋有淺深乎而亦無分也夫不觀二子之言乎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此曾子之稱夫子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此子貢之稱夫子也使二子於一貫之旨有見淺見深之別而能言之深切著明如出一口者乎且當日及門不乏其人夫子但呼參乎賜也而告之者亦以二子者皆能領斯旨於無窮耳是故一貫之外夫子無餘言而二子亦不復問也曾子忠恕之說因門人之問而發其端夫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卽所以成己恕卽所以成物不言成己成物而言忠恕者以恕可行忠一貫之義可不煩言而曉也卽子貢不欲無加之語終身可行之目皆就恕而言蓋天下有忠而未必恕者未有恕而不本於忠者言恕而忠在其中猶言忠恕而成己成物在其中也況乎一貫之旨不必定謂之忠恕他日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非有外於一貫也而子思見之則以爲誠明孟子見之則以爲仁義實皆各自爲說然曰誠曰仁忠之屬也曰明曰義恕之屬也合而言

之要不失夫子學不厭教不倦成已成物一以貫之之道而已矣則此數子所學更何淺深之分歟

一貫說下

或曰二子所學既無分淺深曷爲一貫之傳曾子獨得其宗而子貢無聞乎嗟乎此乃夫子所謂賜不幸也子貢之學早著於當世一時結駟連騎幣聘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人見其善辭令達事理且有賢於仲尼之目蓋於夫子一貫之旨盡施諸行事而無暇筆之於書所謂得此必失彼者也若曾子則隱居求志

李和先生遺稿

十三四明叢書

經國刊本

作爲大學一書其言明明德成己也其言新民成物也其言誠正修齊治平成己成物一以貫之也自有曾子而夫子一貫之旨遂傳之天下萬世而不可磨滅此固子貢之所遠不及者夫以子貢之學生爲世用沒無傳書謂非子貢之不幸乎然而文章性道可聞不可聞不厭不倦仁且智夫子既聖落落數語其神會夫子一貫之旨固昭然其若揭曾子子貢易地則皆然也

可原之謂善說

樂正子從孟子遊孟子喜其爲人也好善日者因不害

之問而以善人信人告之又問何謂善曰可欲之爲善
程子張子皆以可欲爲己之欲蓋欲仁得仁欲而不貪
仁固可欲也仁爲元善之長志仁無惡無惡斯爲善人
然則可欲云者卽欲立欲達我欲仁之謂亦求其在我
者而已乃朱子之說則不然謂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
惡則可謂善人是以可欲屬之人而不屬之己是不以
見人之善爲可欲而以人見其善爲可欲噫是說也得
毋輕己而重人乎反覆思之而知朱子有以觀其通焉
以可欲爲人之欲於文義固協卽於理亦未嘗有違也

李伯生遺稿

十四 四明叢書

綱目刊本

自來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觀人之愛敬
乎我而我之愛敬人者不待言矣況乎論學貴切而驗
諸己而衡品當推而驗諸人昔者孔子衡閔子之爲人
不驗諸閔子而驗諸人不聞父母昆弟之言衡管仲之
爲人不驗諸管仲而驗諸奪伯氏駢邑無怨言是人品
之高下往往對勘而愈明茲衡樂正子之品驗諸人焉
有何不可且夫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以人之善爲可
欲人卽以我之善爲可欲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
也故好善優於天下樂正子之量雖不逮舜之善與人

同優人乎美大聖神之域而其休休有容斷斷無技之概固能以善養人而有以服人之心心焉服之可欲之至也是不特善者以爲可欲也卽不善者亦以爲可欲而不可惡夫是以在齊無惡於子敖在魯無惡於臧倉顧子敖臧倉皆孟子所不齒而樂正子乃從容自得於其間有類於鄉愿者之所爲樂正子果得爲善人乎哉然而樂正子又信人也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旣拳拳服膺而實有諸己必不至與不善者同流而合汙此乃樂正子所以僅在善人信人之中亦卽樂正子爲人之

李山先生遺稿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以可欲也而復何疑朱子之說歟且其說不自朱子始趙邠卿註云己之所欲乃使人欲之是爲善人漢儒發明可欲之義己合人己而言之朱子蓋因程張二子但以可欲爲己之欲意有未盡故推趙氏之說以補耳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說

人本生而靜也自夫人志無定向欲動情勝而此性遂不能靜而有常此大學所以言定而后能靜也然定非徒定而已也必先有定之之具主宰於方可使淺之無游移出入之患亦深之無空虛寂滅之弊而後本然之

體以立則周子太極圖說所云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當深思而熟玩已中正云者禮智之謂也禮以言節文而中則各得其宜智以言是非而正則無有不當不言禮智而禮智在其中故易尤重中正其曰仁義明乎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也合此四者而性無不具之德四德既具則行之也中處之也正發之也仁裁之也義一動一靜體立用行人極於是乎立焉顧中正仁義既全動靜之德明體而達用已而又必專言主靜者何哉豈聖人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後卽退藏於密乎不知主靜之說非一於靜也正其所以妙於動也妙於動而無之非靜也中庸云淵淵其淵蓋言靜之本體又云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言靜之妙用聖人之道以靜制動當物我未接之會恆默悟其物來順應之理務使此性常定卽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也及至紛紜酬酢處之泰然一聽萬事萬變之雜投而稱情而出初無矜心作意於其間蓋雖感而遂通之際而寂然不動之概自若也此無他中正仁義其定之也有素故可靜可動而動亦能靜也舜之無爲而治禹之行所無事

文王之不顯其德其道亦若是焉耳夫大智何以若愚
主靜故若愚大勇何以若怯主靜故若怯乃知中正仁
義雖以靜爲體以動爲用而聖人必以寓動於靜爲極
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主
靜之理無有加於此者矣

坊記說

小戴禮坊記一篇與表記相發明者也前明黃石齋有
二記集傳並以春秋之義立說於此篇謂聖人坊亂莫
大於春秋每章之下皆臚舉春秋事迹以證又謂表記

季和先生集傳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主於仁義終於用卜筮以明文質之原達乎天德而以
此記爲主於禮讓終於別男女以明忠孝之化起自閭
門其說具有典則然合觀二記所以發明之意猶不在
此夫禮以禁亂猶坊以止水坊之爲義所以蓄水不使
不足亦以障水不使有餘其曰防德是蓄其在內者其
曰坊淫坊欲是障其在外者先王立法非不盡美而後
世流弊往往坊不及坊篇中所記自諸侯猶有畔者至
婦猶有不至者其坊之難可見已孔子曰道之以政齊
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是

政不如德刑不如禮之說也而以禮齊民尤必先以德
道民蓋無其德則禮亦爲具文焉爾是故表記云殷周
之道不勝其敝言其以禮與刑命防民而責人詳備也
又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言能以德化民
而子民如父母也子民如父母則凡禮與刑與命悉將
之以德意民自遷善遠罪而無事乎坊矣甫刑所謂德
威惟威德明惟明也召公曰坊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
而潰傷人必多口且不可坊而況能坊其身乎此表記
所以重言仁義以救禮與刑與命徒事坊民之失也則

李仙先生遺稿

十六四明叢書

續編刑本

此篇與表記相發明意不在此乎或曰坊爲里坊之坊
不作隄防之防解黃石齋於表記之表不依鄭氏作儀
表解而以爲立表測畧之表蓋書言表厥宅里表所以
記善人之行則坊卽所以記善人之言世稱言可坊行
可表有足證者於義亦合然無甚深意究不足以解經
也

關雎說一

首篇三兄柳泉先生舊說

關雎之淑女毛鄭以爲指嬪御朱子以爲指后妃後來
曉曉半屬門戶之見竊案朱子之說是也詩曰窈窕淑

女猶寐求之夫淑女而曰求之是其人確有所指並非憑空虛想豈有胸中輾轉反側之人而但允嬪御者乎況瑟琴鐘鼓伉儷之歡友之樂之敵體之義皆非嬪御所宜有也又且前篇言新昏次篇卽言歸安以經解經詩之有次第如此若女官豈得歸安其父母乎且更有一說焉后妃爲王化之本故以冠周南而夫子刪詩以冠國風佗日贊歎洋溢復論師摯之歌是詩皆若以夫婦昏媾人倫正始爲美而乃但曰嬪御而已殊非至論至朱子謂此詩乃宮人所作亦未見其必然卽謂史官所作有何不可

李仙先生遺稿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關雎說二

案大紀稱文王爲世子娶於有莘曰太姒則文王親迎之時正王季在位之日朱子謂宮人所作乃王季之宮人耳若以爲文王之宮人焉有嬪御而稱嫡爲淑女者乎觀樛木一詩稱太姒爲君子可見已因而知太史公據齊魯韓三家之說以爲周道缺而關雎作爲非確論也何者詩人稱謂隨時酌宜如此篇之君子文王爲世子時之稱兔罟之公侯文王爲西伯時之稱汝墳之父

母文王六州歸化時之稱至武周追王而後凡歌頌文王之作則無復有他稱而但稱文王矣卽如大明之詩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此亦何異關雎所詠而曷嘗稱爲君子哉然則諸家以康王宴起畢公作此詩以諷王是數傳而後猶以君子稱文王亦見其必無是理也蓋嘗賦其詩以戒王耳作云乎哉

大司馬載旗物與司常異說

司馬治兵辨旗物與司常大閱頒旗物有異者各爲其

通鑑

二十

通鑑

政也而論者謂行軍有正法有變法大閱之旗物正法也治兵之旗物變法也正法以齊軍心變法以新師目故彼此有異耳夫治兵與大閱皆周公之定制旣曰定制卽爲正法案左氏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此非言治兵之正法乎旗物雖異亦正也法烏得以變言况師旅所屬目者旗物也臨事而變目將爲之眩新於何有若云春秋時有不去其旗而敗者有望其旗而指目其仇者有納旌於鼓中不令敵見者旗物所以

有變易之法則王與諸侯之旗物尤敵人所深知宜變
之不暇而王之太常諸侯之旂治兵所載無異於大閱
所建抑獨何歟然則旗物固無正變之法而所以異者
各爲其政故也何者大閱之旗物司常掌之而主其事
者宗伯也宗伯掌邦禮文德尙焉所建旗物凡祭祀會
同亦如之故其頒旗物也王建日月之常以象天明諸
侯建交龍之旂以象一升一下此旗物之至貴明王與
諸侯統文武者也下此若孤卿建通帛之旛大赤正色
以示尊大天子建雜帛之物素飾其側以示卑二者文
之屬若師都建熊虎之旗以示猛州里建鳥隼之旗以
示勇縣鄙建龜蛇之旂以示捍衛三者武之屬先文而
後武也至於道車載全羽之旂旂車載析羽之旂皆五
色所以備朝會供使令以昭文德者合而觀之寓武於
文也若夫大司馬掌邦政尙武功者也則後文而先武
故當中秋治兵以辨旗物惟王與諸侯統文武者旗物
與大閱同此外軍吏爲尊不必其爲孤卿爲大夫士但
王與諸侯選擇而遣之者卽謂之軍吏軍吏尙猛故以
師都所建熊虎之旗歸而載之其餘旗物旛爲上物次

之師都佐軍吏者故載之以孤卿所建通帛之旛鄉遂
卽州里縣鄙之大夫聽軍吏之令者故載之以大夫士
所建雜帛之物至於建旗建旒實分人數之多少凡郊
野車徒之屬峙糗糧芻茭以捍衛軍吏者人數少故載
龜蛇之旒以統之旒先於旗重武備也若百官不在武
備之列不論孤卿與大夫士皆隨軍吏以壯軍容鼓用
兵者之勇氣也又隨百官者各有府史胥徒之屬人數
多故統而載之以烏隼之旗詩曰旒維旗矣室家溱溱
言人數少而加多也非旒旒統人多少之明徵歟軍中
無朝會道車之旒旂車之旒可無及焉合而觀之治兵
講武事究亦不離乎文也大司馬載旗物所以與司常
異者蓋如此要皆周公制禮之意各有所在故曰各爲
其政也

周禮三德說

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
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鄭注至德中和之德
覆載含容者也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孝德尊祖愛親守
其所生者也蓋中和卽中庸之至德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德與天地參故曰覆載含容也以爲道本者子思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此至德之所以爲道本自古聖賢勤民皆仁至義盡之舉如禹之湯猶已湯稷之飢猶已飢夙夜匪解各當其可者卽爲敏德故曰仁義順時也以爲行本者禹貢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言我以敏德先天下天下自不違我所行此敏德之所以爲行本二者至德爲上敏德次之修身以後齊治平之事也至於孝德爲修身之本意由孝而誠心由孝而正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各愛其親知愛其親則繼志述事自不至

季札先生遺稿

三四明徵書

幼圃刊本

忝爾所生故曰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生也以知逆惡者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此孝德之所以知逆惡師氏三德之教其序蓋如此若其教三行以孝爲先而此獨居後者鄭注孝在三行之上三德之下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行莫尊於孝而德有廣於孝焉故也鄭氏之說蔑以加已乃觀朱子總論謂此三德者雖各以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可以爲成人者是以別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案此將三德並列似未若鄭注德分上下

爲安而李榕村因朱子不從鄭注乃更反其說曰孝德者舉孝以該眾德也夫行莫尊於孝鄭氏已明白言之至就德而論則孝爲德基端本澄源之事人皆可以與知與能非若至德詣極純全必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後可稱也今日至德敏德爲眾德而該之以孝德設有愚夫婦於此鄉黨稱孝而遂謂其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德其誰信乎是非薄視孝德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德見者敏德亦在其中而孝德自不待言也信如鄭氏所云德有廣於孝者則以至德該眾德可也而謂孝德可以該眾德乎總之至德敏德孝德朱子並列爲三猶爲持平之論榕村意在尊朱而闕鄭初不自知其闕鄭而并以闕朱也不亦誤之又誤歟

河圖洛書說

河圖洛書之名由來舊已然今所謂圖書非卽古所謂圖書也在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固出於伏羲時其爲星文爲簡冊傳未之辭及觀淮南子云河出丹書洛出綠圖以爲黃帝夢兩龍以白圖授

帝帝乃齋於河洛之間受蘭采朱文謂之緣圖則丹文緣質儼然書冊又鄭康成注大傳引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則直指爲簡冊矣漢代近古非無據者乃若趙宋之世有華山隱士陳希夷者傳有河圖洛書各繪以星文以五十五點之書爲河圖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有四正而無四維方以體言者也以四十五點之數爲洛書後一前九左二右七爲四正前左四右二後左八右六爲四維中有五而無

李氏定議

五十四圖說

約圖刊本

十圖以用言者也夫星文與簡冊相去懸殊其非伏羲時所出之圖書明甚而當時遊其門者若种放李溉及後之許堅范諤呂邵雍劉牧輩雖悉得其傳然究不知其圖其書授自何人出自何典於是有謂伏羲氏則河圖以畫卦陳隱士或亦則之以定圖數之位然河不出圖孔聖人且歎其未見而謂千百年後宋人得見之乎有謂其洛書之數卽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然尙書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是天所錫者名洪範九疇而不名洛書且使洛書果出於禹時則伏

義比畫卦從何而則之乎洪範非洛書前人固有辨之者矣然則其圖其書皆其所偽造歟而實非也蓋一則本乎鄭康成大衍之注謂天一生水在北地六成之與天一并地二生火在南天七成之與地二并天三生木在東地八成之與天三并地四生金在西天九成之與地四并天五生土在中央地十成之與天五并而統之得五十五數非卽其所謂河圖乎一則取諸緯書九宮明堂二法在太乙九宮之位以坎在北其數一則履一也坤在南其數九則戴九也震三在東則爲左三巽七在西則爲右七離二西南兌四東南則二四爲肩乾六西北艮八東北則六八爲足中央無卦其數五爲太乙之數故五居中而無十在明堂九室之制亦以二九四爲上衡七五三爲中衡六一八爲下衡二者之數皆前後左右上下四旁盡合十五而統之得四十五數非卽其所謂洛書乎而特圖其所圖書其所書而必假託於河洛者則何也夫陳隱士亦異人也豈不知河圖洛書爲上古之瑞人所共曉而乃欲襲取其名等於掩耳盜鈴如愚夫婦之所爲哉意蓋以爲是圖是書方象地圖

象天方主靜圓主動五氣之所以布四時之所以行胥於是乎在其宜寶貴有不啻若天苞地符者而因亦以河圖洛書名之焉未可知也

主敬說

學問之道成已成物二大端而已矣其功必由恆與謙而入至造乎其極則爲誠爲明孔子造誠明之極而其示人也動以恆謙蓋欲以恆謙誘人以底於誠明耳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者恆也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者謙也皆成已成物之道也且大學首節言明德新民而

李仙先生遺稿

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申之以在止於至善魯論首章言學而時習朋自遠來而申之以人不知而不愠亦無非以成已成物之道而諄諄勉人以恆與謙也世豈無覺悟而求置其身於恆與謙者乃恆無幾時而怠惰矣謙不終日而放肆矣而試問其致病之由則猶茫然而不自知嗚呼其亦不知主敬以至此自來聖聖相承謨訓具在大抵憂深慮遠或言之也切或語之也詳凡所以自警而警人者靡不出以戰慄危懼之詞敬之至也初不必其顯言儆恪祇翼謹恭欽寅懍也而始見其爲敬者蓋敬者必無怠惰

放肆之病所以策勵其心力敦吾仁而啓吾智者也是故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恆而知敬則其用力也實實之至而誠矣謙而知敬則其操心也虛虛之至而明矣恆謙者誠明之始基賢者得行其勉強誠明者恆謙之極致聖人能出以從容勉強敬也從容篤敬也矜持純熟之閒而已且使不敬而能恆是恆其所恆者其人必愚不敬而能謙是謙其所謙者其人必柔愚且柔其烏足以成己而成物哉又安望其由恆謙而入乎誠明之域哉則不敬無成有斷然者程氏二夫子出知夫入德必

李衛先生遺稿

卷四明鏡齋

約圖刊本

自敬始爰大聲而疾呼之曰主一之謂敬言無適而非敬也朱子從而推詳之曰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此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敬齋之所以作箴也又引孔子修己以敬之語曰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蓋灼見夫成己成物之道不外敬之一字反覆開示能令學者曉然知喫緊爲人處則世稱先儒有功於後學者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知行說

盈天地間皆道也道者自然之理爲萬事萬物之所莫能外而求其所以通達是理者曰知與行而已知之至則理之存於吾心者自洞然而無所蔽行之至則理之備於吾身者自渾然而無所虧然而同一知也有生知學知困知之別同一行也有安行利行勉行之分故聞道有蚤莫而造道有難易朱子曰知行常相須論先後知爲先論重輕行爲重此固不易之說也然行亦有在所先者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譬如登高不登泰山

李衡先生遺稿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不能知天下之小也是行不先於知乎知亦有在所重者中庸之言行也篤行之功居其一而其言知也則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致知之功居其四是知不重於行乎況乎天之生人不能無偏剛偏柔之異人之承天宜各盡剛克柔克之功昔者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是行之至者而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但告之以致知昔者冉求說子之道而自歎其力不足是知之至者而夫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則但責之以力行故他日由與求也均之問聞

斯行諸一則曰聞斯行之一則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
聞斯行之蓋於由也不與之言行而與之言知於求也
不與之言知而與之言行各因其生稟之殊而取裁之
是知行雖常相須而實有偏相爲用者然則朱子之說
皆非歟而不知偏相爲用正其常相須者也凡物懸諸
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就其昂者而偏抑之則
適得其平是卽相須以有成之道也且不觀其答吳晦
叔之書乎謂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
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不誠心可不正身可不修
也若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
人生不能一日廢者豈得云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
至而後行哉此知固爲先而行亦有先於知之說也又
謂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
之際略已小成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
因其所以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
也是必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
此行固爲重而知亦有重於行之說也由是觀之知也
行也孰先孰重亦任人之各自變化使無過不及以歸

於中道焉而已抑又聞之初學有愚蒙之謂其功在致知成學有半廢之病其功在力行至入乎希聖希天之域而有以接夫道統之傳則又以見知聞知爲極功此又行在其中而知貫始終之說也易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究之知行以敬爲主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一主乎敬則卽知卽行卽行卽知自無間斷躐等之弊而大道之要庶乎其有得歟

中和說

李翁先生遺稿

三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子思子憂夫民之鮮能中庸也作中庸一書則惟極道中庸已耳而曷爲其先中庸而言中和也蓋德行之純全必本性情之篤厚以性情言則曰中和以德行言則曰中庸中庸之德行渾然而難窺中和之性情洞然而易曉故中庸首章特發明中和之義言能明中和之義乃可與語中庸耳然而中和亦豈易言哉喜怒哀樂之未發苟無主宰於方寸而但觀其寂然不動則人人得而謂之中烏在其爲大本也發而皆中節苟無權變於臨事而但觀其感而遂通則人人得而謂之和烏在其

爲達道也所謂大本者當其寂然不動常若萬事萬變之迭乘以默倍其物來順應之理務使此性常定無少偏倚而後智仁勇三者之德以備所謂達道者當其感而遂通一聽萬事萬變之雜投以求充乎廓然大公之量務使此情常準無少乖戾而後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五者之倫以明以是言中中之至也以是言和和之至也是故聖人之喜怒哀樂往往不猶夫人之喜怒哀樂有常人之所喜而爲聖人所怒者如旨酒鄭聲之類是也有常人之所怒而爲聖人所喜者如忠言逆耳之類是也有親老家貧自哀其命之窮者而聖人能樂之如啜菽飲水盡其歡之類是也有飽暖逸居自樂其生之遂者而聖人轉哀之如近於禽獸重其憂之類是也類此者不一而足以爲拂性而初無拂性以爲矯情而初非矯情人但見其平易近人而不知其皆自戒懼慎獨中來也是之謂大本是之謂達道是之謂中和嗚呼是豈易言哉且天地之位位以中也萬物之育育以和也吾也生乎其間天地吾父母萬物吾一體以吾之中致天地之中而天地於是乎位以吾之和致萬物之

和而萬物於是乎育非有奇材也非有異能也中正和平體立用行惟完吾性情本然之分量而已此乃中和之所以爲中和亦卽中庸之所以爲中庸也夫

崇禮說

禮猶繩墨規矩權衡也物形之曲直方員輕重將於是乎在其在人也爲履爲執其於學也爲復爲約蓋循循乎法度之中莫之或越而禮乃見其崇已顧或者謂易言禮卑禮言禮者自卑而尊人是禮固無之而不卑也乃中庸獨言崇禮豈忽卑忽崇可任人自爲禮乎不知

李仙先生講

卷四 禮記
一約園刊本

卑與崇初無二理外柔而內剛也禮以下人其益恆受於謙故曰卑而禮可服人其矩無得而踰故曰崇君子雖退讓以明禮而天經地義自在也且中庸與大學本在禮經先儒以爲道學之要別爲二書夫禮與道非二物也大學之言絜矩禮以爲矩卽中庸之言中節禮以爲節也無道之非禮也禮者道之匡郭特道無垠堦而禮有範圍耳崇禮云者亦務使範圍不過焉爾夫禮以禁亂猶防以止水以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患以禮爲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憂藉非崇禮大而君臣父

子之禮失小而飲食男女之禮廢蕩檢踰閉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乃知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所謂齊之以禮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故聖人之教莫先乎崇禮崇禮之說無他居敬行簡而已矣齊莊中正知爲禮之在敬奢不如儉知大禮之必簡能敬且簡自無越禮犯分之弊而禮之本以得焉崇禮卽崇其本也可以立身可以臨民孔子然仲弓之言蓋與大林放之間同一崇禮之意也夫

西銘理一分殊說

李先哲生遺稿

三國四明叢書

續園刊本

西銘一書張子所以訂頑也夫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德義卽仁義之謂是頑爲不仁不義者張子戚之爰大聲疾呼而作爲是書其書始言父母坤菑焉中處吾體吾性莫非天地之所賦畀則吾一身以上爲天地爲父母其宜尊親爲何如哉仁之至也自吾一身以下爲民爲物並生於天地之間欲體天地好生之心以爲心則民安得而不同胞物安得而不吾與乎義之盡也中由一家而推之天下雖有尊卑智愚窮通之不同而均爲天地父母之子要無不可以一家視之無義之非仁

也末復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以至生順死安浩然之氣常流於兩間無仁之非義也蓋言人能若是在父母爲肖子在天地卽爲完人其開諭後學至深切已乃龜山不察謂其言體而不及用近乎墨氏之兼愛而不知墨氏愛無差等二本而無分其弊至於無父是妨義而害仁者若西銘盡己及人一本而萬殊在善推其所爲是體仁而用義者相去奚啻霄壤而龜山顧疑焉於是伊川先生特爲理一分殊之贊以明之夫曰其理則一仁之所以貴博愛也曰其分則殊義之所以貴合宜也義不出乎仁之外仁不離乎義之內也則讀是書者亦知君子以仁存心以義存心而已矣而豈有他道歟而豈容輕議歟

一君而二民說

易大傳曰一君而二民韓註云陽爻畫奇以明君道必一陰爻畫兩以明臣體必二斯則陰陽之數君臣之辨也以一爲君君之德也二居君位非其道也故陽卦曰君子之道陰卦曰小人之道反覆久之疑不能明及觀定海黃氏傲居集釋一二篇云易畫陽畫一陰畫一傳

曰陽一君而一民謂三男卦陽君而陰民也陰一君而一民謂三女卦陰君而陽民也今解易者讀一爲二以爲數名是誤也乃知一爲陽畫二爲陰畫三男卦由坤之老陰而變出一陰而入一陽入者主之主卽君之謂以陽爲主非君子之道而何彼陰卦爲小人之道者以其反是也於是一君二民之義渙然釋已抑又聞之鄉先輩云坤之初爻一變而爲三故震爲長男坤之中爻一變而爲三故坎爲中男坤之三爻一變而爲三故艮爲小男此皆一陽而二陰陽爻曰君陰爻曰民取陽尊

李仙先生遺稿

易圖明義書

約圖刊本

陰卑之意故曰一君而二民且震坎艮爻皆五畫故上言陽卦奇每卦三爻陽爻一陰爻二故上言陽卦多陰蓋一君二民實承上文而言以其由老陰之坤變而爲震坎艮之陽得陽長陰消之象故爲君子之道陰卦反是可例而推焉又其所謂德行猶舊論稱君子之德小人之德不必君子吉而小人凶也案此則以一二爲數名而不以陽畫陰畫爲一二雖未見其必然似亦得存其說以備參考至若緣文生義謂堯舜三代天下一統便是一君二民七國爭雄君無常民便是二君一民其

相沿爲正統閔統之說者皆泥君民二字以釋一二是
烏足以知卦義哉徹居集故又云正統一君何分二民
閔統二君安得一民於文不通於卦象尤爲不合誠足
爲墨守訓詁者下一鍼砭也

聘禮註君行一臣行二說一

古禮君行一臣行二鄭氏註聘禮凡三引其語賈疏謂
此文出齊語蓋誤考韓詩外傳云晏子聘魯上堂則趨
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孔子曰其有方矣我將問之晏子
至孔子問之晏子曰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

秦命筆遺稿

毛細明經書
約圖刊本

疾臣敢不趨乎君之受幣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
中又有禮又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亦云晏子使魯仲尼
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
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晏子退
見仲尼仲尼問之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君
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遊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
位也君受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
者出入可也二說相同案此君行一臣行二云者乃臣
當先君一步也鄭註三引之豈無意哉其一聘禮曰及

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註云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其二聘禮曰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註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其三聘禮曰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註云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賈氏疏之於前二條云君行近臣行遠君行少臣行多皆據大判而言不可細分之矣於後一條云兩楹之間爲賓主處中今乃於東楹之間更侵東半間故云君行一臣行二也核之義疏且謂鄭註前二條無君行一臣

李仙先生遺稿

三
大明藏書
約園刊本

行二之法皆假借之辭非的義後一條稍近之又覈朱子語類曰君行步闊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臣行兩步蓋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跡與賈疏君行近臣行遠君行少臣行多同爲懸擬之詞噫鄭註其果游移而鮮據乎乃復旁考其說左傳魯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杜註云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孔疏引鄭氏聘禮註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言君先升二等然後

臣始升一等於是說愈多而惑愈甚已夫穆子之言意在臣當後君也若晏子則意在先君一步故有君行一臣行二之說兩意相反孔氏何乃引鄭註而疏之乎吾且不暇論孔疏之不類而轉疑晏子之說近誕蓋臣當後君穆子之言誠爲有禮晏子因上堂之趨而假君行一臣行二以爲辭恐亦欺人語耳鄭氏引之以註聘禮得無誤歟

聘禮註君行一臣行二說二

掩卷思之始恍然曰鄭註不誤也是不可將君行一臣

行二讀作一句也當分君行一爲一句讀臣行二爲一句讀而後其義可明也夫不觀聘禮乎初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其時君先一揖而行矣猶未立於中庭也賓見君既先行乃疾行近西塾以待君故下文卽曰賓立接西塾蓋始則讓君先行卽所謂君行一繼則急就賓位以俟卽所謂臣行二臣之所以行二者非必爲路遠於君誠不敢緩步居客禮耳然必君先行其一而臣後行其二焉此賓主初見時君行一臣行二之禮也及公升二等亦君先升行而將至東楹之東矣賓乃升階

疾行至西楹西以待君故下文卽曰賓升西楹西東面是卽晏子因君之來速所由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者若君徐行則亦不歷不趨但疾行至位已耳此賓主同行時君行一臣行二之禮也至於中堂受玉君又自楹東先行賓見其先行也不勞君至中堂乃疾行過中堂侵東執玉以授君故曰君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此賓主交接時君行一臣行二之禮也過此以往賓卽降而出已則君行一臣行二之禮惟此三處行之鄭註引以爲證最爲精確然則晏子之說豈誕哉然則穆子之言與晏子雖相反而不又相合哉特穆子重在君行一上一句晏子重在臣行二下一句耳惟鄭氏爲兩得之自賈疏不明其義而鄭註竟成長夜矣或曰然則孔疏引君行一臣行二以證孫文子事其必深知鄭註之意曰似未也其言君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觀一等二字便不明臣行二之道蓋賓自公升二等而後卽登階疾行以踐賓位無復等數之可言故聘禮於公升曰二等於賓升下並不言等數明賓隨君後不升則已升卽疾行矣孔氏附和杜註添入一等二字昏昏可

知至王氏困學紀聞載聘禮註君行一臣行二亦引孫
文子事爲證將吾子不後寡君句改作子不後寡君一
等竟以一等二字竊補賢傳尤可駭怪總之經傳之文
一字一句皆精義所存偶一增損卽成大錯使不急爲
辨正鄭義不將因此而愈晦哉或又曰鄭註聘禮三引
君行一臣行二之語雖皆至當不易而其上下文若如
此於禮可矣亦欲亦以等云云語氣似未曉暢曰是蓋
有闕文今無可考學禮者但得其大意焉可也

心如穀種說

季仙先生遺稿

四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莠稗夫仁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是仁如穀種之說也乃小程子則
曰心如穀種豈心卽是仁乎顧就字義而論本仁是仁
而心是心也而就心不離仁仁不離心觀之心則譬諸
穀種之皮仁則譬諸穀種之實心存此仁無異穀種之
皮舍此實也穀種者合皮實而言之也則以穀種譬仁
可卽以穀種譬心亦無不可故程子又繼心如穀種而
曰生之性便是仁是卽孟子所謂仁人心也特孟子從
仁說到心程子從心說到仁先後之分耳至其所以如

穀種者蓋穀之爲種生生而不息者也夫不觀農之登穀乎擇其美者而爲之種何謂美充實之謂美播而耨之實函斯活始而苗繼而秀終而實則又依然還爲穀種焉其物不貳其生不測而初無一時或息之機人心之仁亦猶是也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眾善之長活潑潑地有生同具蓋卽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稟於天地者故仁者以天地生物之心爲心擴之足以保四海卷之則退藏於密庸愚非不足特放其心而不求聖賢非有餘但存此心而弗失書曰人心惟危

李仙先生遺稿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謂精者精此心也所謂一者一此心也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傳授之法卽傳此心也心心相印聖聖相承大德曰生歷久不渝以視穀種如乎不如

孟子不言易說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爲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試讀易一徧然後看孟子便見和靖之說誠是然七篇中未及一言易故將曰善易者不言易乎則孔子胡以有

學易之言也。孟子固願學孔子者，而果何爲其不言乎？噫！吾竊有以揆孟子之心矣。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吉凶消長之理，治亂興亡之道，皆有定數存乎其間。極深研幾，足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繫辭傳曰：樂天知命，故不憂。乃以觀孟子之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此非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此非意在樂天知命乎？然而充虞則謂夫子若有不豫色，然亦正惟其精於易焉。故也。何者？時至戰國，遠不逮春秋之世，民之憔悴於虐政，實甚以爲剝極，則復數過時，可天將欲平治天下已而一推諸晦盲否塞之運，正類連其未艾後之視，今更有甚於今之視。昔是天意之不可知也，而謂孟子能豫色乎？此不怨天不尤人，充虞舉孔子之言相勸解，而孟子故以彼一時，此一時，曉之也。然則孟子非不知命也，知而愈惑也，非不能樂天也，樂而轉憂也。日抱此兼善天下之志，忍而至於獨善其身，世道日以非，民生日以蹙，傷心慘目，束手而不能與氣數爭，此其於易誠有無可言者。

豈非天哉豈非命哉不然孟子固願學孔子而深於易理者何以七篇中未及一言也

解

粥成五服至于五千解

禹貢詳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制服各五百里是合五服爲二千五百里也乃益稷篇曰粥成五服至于五千孔氏傳謂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解之者曰五服每服兩面千里數其一面則爲五百里自甸至荒皆數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爲二千五百

李仙先生遺稿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故曰至于五千也案馬氏則謂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鄭氏亦謂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舊制及禹粥之每服更增五百里而別至于五千相距爲方萬里孔疏以爲馬鄭失實難可據信然觀禹貢自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統得六千一百里以五服一面二千五百里爲兩面五千里計之凡萬二千二百里則舉成數而言馬鄭方萬里之說亦不爲無因究之二說不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所以然者病在漢儒誤以五千之文爲里數也書蓋曰五服大小之邦粥成

至于五千耳夫體國與經野不同建官所以體國分土所以經野也此書上言無若丹朱傲下言苗頑弗卽工丹與苗皆國名其中若十二師若五長合此五服禹所言皆官制無非歷陳體國之模故始終以丹苗梗化爲憂而未嘗一語及經野則五千爲五服大小之邦而非言里數可知又況上下文不及里非若禹貢五服分爲五土專就經野而言明其里數於各服也然則漢儒以禹貢服各五百里解此五千之文又以此五千之文解禹貢服各五百里反將五服內所云納總納鉅等如許

李仙先生遺稿

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里數置之不論徒以五服五千里相糾纏得毋誤歟或疑五服之屬何至有五千之多不知萬邦黎獻協和萬邦虞書屢稱萬邦豈特五千而已哉

五侯九伯解

周室班爵之制諸侯皆去其籍蓋自平王東遷歷春秋以至戰國由來久已孟子言其略而未詳今左氏傳載管仲對楚使之言曰昔召康公命我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此固煌煌大典不容誣也然孰爲五侯孰爲九伯其制無可攷或以列國之侯伯當之

則侯豈但五而伯豈但九哉乃杜註則謂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也顧核之孟子班爵之說諸侯之等居其四公侯伯各一位子男同一位耳曰凡五等者合天子一位而言之也則但云諸侯不可言五等且卽分爲五等是五侯者已括盡天下之諸侯彼九伯亦在諸侯之列似無容繁稱何傳乃明明繼五侯而曰九伯乎若以九伯實超乎五侯言此超乎五侯之九伯太公亦得而征之則舉九伯可以賅五侯曷爲五侯反駕九伯而上之耶况序爵之數以少爲貴如三公在前六卿居後之類茲

李仙先生遺稿

四十四明檢書

約園刊本

先五侯而次九伯其序秩然則九伯不能超五侯有斷然者然則無說以處此歟曰有一說焉五侯者甸侯綏要荒五服之長也蓋甸服者祭侯服者祀綏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天子不及周知爰各舉一長以主其事其有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者責在五長書曰禘成五服又曰咸建五長可見已在虞夏爲五長在周爲五侯侯者伺候之謂凡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五侯爲天子伺候之也是謂五侯九伯者九州之牧佐天子牧民者也書曰咨十有二牧舜分九州爲十二故曰十

二牧周仍九州之舊卽爲九州牧已蓋天子巡狩之時少九州各舉一牧所以代天子省耕省斂者九州之國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九牧爲告於天子而慶之其或土地荒蕪遺老失賢九牧爲告於天子而讓之不曰九牧而曰九伯伯者把持也九州九伯各把持一方牧民之事也是謂九伯五侯之職似宗伯九伯之職似司馬由是觀之五侯九伯實天子之耳目則凡述職之諸侯朝於天子必五侯九伯爲之導卽天子巡狩所至亦巡此五侯九伯之國何則周之封建凡千八百國天子五載一巡狩一載之中三百六旬有六日焉得徧千八百之諸侯而巡狩之乎巡五侯九伯之國可舉一以例其餘矣然而五侯九伯未必賢而無失職也天子於是策諸侯有功德者加命爲侯伯明得征五侯九伯也城濮之役晉侯獻俘襄王嘗策命晉侯爲侯伯矣齊桓無策命者以既有太公前命王但賜胙賜級而已要皆待以上公之禮加五侯九伯一等者故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也至若漢儒鄭氏謂周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太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

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云是五侯九伯爲半天下之諸侯也周制久無其籍不知鄭氏何所典據校數煩碎孔穎達已非之不具論何以舟之解上

大雅公劉之二章曰何以舟之毛傳舟帶也正義謂玉瑤容刀是所佩之物故知舟是帶也考說文勺部舟水偏也舟卽舟之假借又周禮冬官考工記作舟以行水註古書舟作周是舟爲市亦通周帶者周市之謂毛傳故引仲之以訓舟歟鄭箋云民亦愛公劉故進玉瑤容

李仙先生遺稿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刀之佩則又訓舟爲進焉蓋舟本與周通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實觶酬賓註酬之言周說文醕從州作酬主人進客也小雅瓠葉篇酌言醕之註亦以進訓酬是舟與周酬醕進皆輾轉相通則鄭箋稱進玉瑤容刀之佩其必讀舟爲酬言民以此酬公劉可知矣合觀毛鄭皆尋文衍義而各自爲說第案此詩專言公劉厚民據毛傳以舟作帶想公劉當日勤民之不暇遑自檢其所帶爲何物乎使以爲民美公劉之詞則宜曰其帶維何而曷爲曰何以帶之耶若據鄭箋以舟作進言小民以玉瑤

容刀進公劉與七月篇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取彼狐狸
爲公子裘同一民情說固是已顧七月爲闕民急公率
上之詩其有所進獻宜也此爲公劉勤民之詩又當遷
居之日民亦何暇爲進獻之謀況玉瑤容刀非若朱陽
狐狸爲民間固有之物遷居之民安所得而進之公劉
乎反覆二說殊不能無疑於其間也

何以舟之解中

及讀此詩至逝彼百泉而竊得一說焉蓋舟當爲方之
舟之舟卽容刀之刀亦當爲小舟也何者此詩二章

李仙先生遺稿

四十四明張書

約園刊本

三章原字凡三見曰于胥斯原曰復降在原曰瞻彼溇
原知北地多原而少水乃自故居至闕地中有百泉之
阻皆所罕見未免臨流而怯渡夫百泉會集之處其川
必巨欲濟巨川必用舟楫公劉將以舟渡民而慮其怯
渡也於是容小舟陳玉瑤鞞琫以禮百泉之神使民知
神監在茲得安渡而無所恐懼故下章緊接逝彼百泉
以明之知爲禮神者不必卽投璧斬蛟河神好瓊弁玉
纓投璧於河之類以爲說古者禮神必以玉觀大宗伯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可見已特中途不及備物

公劉卽以所佩玉瑤鞞琫爲禮禮雖簡而意實誠蓋上章言弓矢干戈陸則有武備以禦暴此章言玉瑤鞞琫水則有文事以禮神不言禮神而禮神之意自存猶不言禦暴而禦暴之意自見也要皆形容公劉厚民之意周至有如是者此舟所以爲方舟之舟而亦刀之所以爲小舟也夫

何以舟之解下

或曰此詩第六章曰涉渭爲亂亂亦以舟橫渡之謂茲解舟爲方舟之舟於義似協至容刀舊說皆言容飾之

李仙先生箋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刀而必以爲小舟何也曰鞞以藏刀琫爲刀飾不待申言容飾之刀而意已明彼贍洛篇之鞞琫有琕左氏傳之藻率鞞琫皆可爲證而以爲小舟者則誰謂河廣會不容刀之詩其訓刀爲小舟由來久已或又曰勝如斯言上云我將何以舟之乎下云維玉瑤鞞琫容小舟庶幾可以舟之矣句法得毋未安乎不知何以贈之瓊瑰玉佩亦此句法上云我將何以贈之乎下云瓊瑰玉以爲佩庶幾可以贈之矣是可讀渭陽而得之

掌官中之政令解

秋官士師職曰掌官中之政令此周禮一書之特筆也
案書中稱官多矣有曰官府有曰百官有曰百官府不
一其稱而要未有所謂官中者鄭註以爲大司寇之官
府中賈疏云士師所施政令惟在當官故曰大司寇之
官府中然觀士師掌五禁曰宮禁曰官禁曰國禁曰野
禁曰軍禁知所施之令兼及六官不第當官已也卽就
當官而論若掌士之八成其稱羣士亦宜如書中之常
稱或官府或百官或百官府可已而奚必特表官中之
曰乎竊以爲六官各有一官以居其中卽如士師上有

季仙先生遺稿

辛酉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司寇下有羣士實居秋官之中者推之天官之宰夫地
官之鄉師春官之肆師夏官之軍司馬皆是也冬官雖
篇亡而其中亦必有一官以承上而宣下皆下大夫爲
之而各有四入所謂耳目喉舌之官故曰官中也餘不
言官中而獨於士師稱及者明餘居官中者之政令皆
折中於士師士師得而掌之故曰掌官中之政令也何
掌乎爾凡居官中者皆掌其當官之政令而亦各有一
定之刑罰彼夏官軍司馬之職闕與冬官篇亡無論已
試觀天官宰夫之職曰掌百官府之徵令其於刑也則

曰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地官鄉師之職曰掌其戒令糾禁其於刑也則曰戮其犯命者春官肆師之職曰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其於刑也則曰誅其慢忘者卽夏官冬官亦可類推而知是非各有一定之刑罰而皆掌其當官之政令乎夫士師一平準刑罰之官也不掌官中之刑罰而掌官中之政令者政令旣明刑罰皆中刑罰之不中必由政令之不明故惟掌其政令有以知其從違而官中之刑罰自不得上下其手矣蓋刑罰所以濟政令之窮居官中者旣各提政令之要而士師又

李仙先生遺稿

五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從而提官中之要此正防微杜漸用以見周公慎刑之至意故曰掌官中之政令周禮一書之特筆也非然者各官旣各有一定之刑罰以治其于令者已司寇幾可以不設而官中之政令更何待士師掌之哉

沽酒市脯解

鄉黨記孔子不食有曰沽酒市脯集註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竊思孔子東西南北人也一飲一食豈皆取諸宮中乎又使與鄉人飲酒能保其酒之不出於沽乎行束脩以上者脩卽脯也能保其脯之不出於

市乎抑皆置之不食乎或曰沽市非買之謂也物之粗惡者曰沽案公彥買氏云沽謂粗惡者爲下等也是沽酒爲下等之酒有如色惡臭惡者市乃市之誤從一從巾音弗說文市鞞也象連帶之形是市脯爲連帶之脯有如割不正膾不細者故皆夫子所不食也其說近似然而惑滋甚已夫飯蔬飲水樂在其中夫子自道也與夫稱禹之菲飲食美顏子之簞瓢推之平日雅言如食無求飽不恥惡食之類皆歷歷可數則夫子豈專養口體者乃鄉黨所記凡所不食不獨沽酒市脯之可疑自

李仙先生遺稿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食饒以至不得其醬食有似乎恥惡而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有似乎求飽其形容夫子直一飲食之人也豈聖門諸賢而出此及讀古本鄉黨自齊必變食至祭必齋如也爲一節始恍然於不厭不食之故而知沽酒市脯誠有如朱子所云沽市皆買恐不精潔者蓋齋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夫子當齋飲食欲養吾陰陽之氣與鬼神之氣相通故必謹之又謹焉以爲變食誠哉其變食也此子之所慎吾黨所由首記夫齋歟藉非齋也忘食忘憂且不知老將至矣邊論酒脯之出於

沽市哉抑又觀漢書食貨志引論語曰沽酒不食顏師古註云鄉黨所記孔子齋之時也是亦可以爲證矣

解二

朱子註齊必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因觀此節有曰惟酒無量有曰不撤薑食疑酒能害性豈亦葷物爲齋者所戒故別齊必變食二句連上齊必有明衣布合作一節爲夫子謹齋之事而分食不厭精以下至必齋如也自爲一節爲專就飲食之節而言并蔬食菜羹瓜先儒舊說謂蔬食也菜羹也瓜也三物雖薄祭之必敬亦以

季仙先生遺稿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非而取陸氏讀瓜作必謂是飲食時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以全其專節飲食之說竊以爲誤已聖人之齋惟在養其和平之氣以交神明爲主與老佛者流迥然不同彼不酒不葷之說出自莊子據云顏回曰回之家貧不飲酒不茹葷數月矣若此可以爲齋乎子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案此將祭祀之齋看得甚輕與聖人慎齋之意大不相符又顏子心齋坐忘等語直如參禪一般其說豈足據乎異端假託之辭朱子何亦信以爲然使張子見之當又云儒佛老莊混爲一途矣總之此

節詳記飲食之節皆所以申明齋之變食而其曰食不語寢不言卽所以申明齋之遷坐蓋齋當獨處故寢食得以不言不語若在平時杯酒聯牀聖人豈乏友朋之樂而竟謂不語不言亦恐無此情理

無極而太極解

昔者孔子贊易曰易有太極太極云者陰陽二氣之本體卽伏羲氏作易肇端之一畫也蓋明其爲萬化之原萬物之根其大無外而初無有加乎其上之可言者乃今周子作太極圖由太極而推本言之曰無極而太極

李仙先生遺稿

孟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豈太極之外別有一無極乎學者疑之或曰上言無極無窮無極也下言太極至此方極也是非惟不知無極之旨而并不知太極之體極之所以稱太者本無窮極夫孰得而見其至此方極乎則以無窮無極謂太極也可而欲以之論無極則不可於是紛紛聚訟有以恍惚窈冥爲無極者有以虛無寂滅爲無極者或覈元元於道流或談空空於釋部舉凡異端邪說其不足以語儒者之道明矣至若引列子之說謂無極而太極卽有形者生於無形之謂其說近似然周子但言無極而太極

未嘗言無極生太極且既云太極矣豈復有能生之者乎然則孔子言易有太極既至矣盡矣周子果何所見而加之以無極乎嗟乎是仍未卽易有太極一言深思而熟玩之也何則孔子言易有太極者言易之爲易變易無體所謂易無體也太極至極也言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卽言其極之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太極者二氣之體無極者無體之體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名虛而理實無形而有理也學者不察於易有太極之易但目爲易書而不

李和先生遺稿

卷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其爲變易無體之易則其疑周子無極二字爲妄加者亦固其宜且孔子嘗言陰陽二氣已明明推本於無極而太極矣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是極道陰陽二氣之良能也曰體物而不可遺非卽所謂太極乎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非卽所謂無極乎然則無極之旨孔子不第於贊易見之周子特取而發明之耳而又何疑焉抑又聞之無極二字有先周子而言之者康節先天圖說曰無極之前陰含陽有極之後陽分陰非其明徵歟然是說也第就極之散見於物物者而言故得

以陰陽爲在極之先以無極爲更有前之可推若周子所稱之無極從源頭上說能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前聖不傳之祕豈容與康節之言無極等量而齊觀哉

寡兄寡妻解

書康誥曰乃寡兄勛孔傳云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蓋是篇序以爲成王書周公攝政時奉成王命封其弟康叔之辭也案寡者寡德也古人謙稱如此禮諸侯自稱曰寡人魯論稱諸異邦曰寡小君類皆是也

李仙先生遺稿

五毛 四明叢書

約劉刊本

則寡兄之稱知非賢其寡有而稱寡當亦謂寡德之兄耳故胡五峯吳才老諸儒斷康誥爲武王書而以寡兄爲武王自稱無周公稱武王之理謂使康叔封自成王叔爲成王叔父不應曰朕弟或云叔在武時幼不得封然大封同姓武王年已九十豈有九十之兄而同母弟尙幼乎且成王之弟叔虞周公東征已封於唐豈康叔爲武王之弟分封反在叔虞之後乎觀汲冢書克殷篇言王卽位社南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尙父牽牲史記亦云康叔封布茲

徐廣曰茲者籍席之名叔

之得封非幼萌甚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因誤爲成王之書耳朱子從而考正之曰朕弟寡兄皆爲武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小序之言不足深信遂爲千古定論乃讀思齊之詩曰刑于寡妻而心竊疑之集傳云寡妻猶言寡小君言文王儀法內施於閩門與鄭箋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說相符合是明明指太妣爲寡妻夫思齊一詩追敘文王所以聖也旣爲後人追敘之詞焉得稱太妣爲寡德之妻乎卽毛傳以寡妻爲適妻鄭氏以爲寡有之妻言賢也不妨訓寡

李仙先生遺稿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適與賢而直呼曰妻亦必無是理如謂後人可以寡妻稱太妣則康誥之寡兄周公獨不可以稱武王乎合而觀之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殊欲求其說之通而不得矣然則寡妻云者武王之稱邑姜也何者此詩多道周家內助之賢首稱太任媚周姜繼稱太妣嗣徵音故後言邑姜觀太任太妣之儀法以佐內助所謂刑于之化實就太任太妣而言雖詩中罔怨罔恫雖宮肅廟等語亦言太任太妣能盡誠敬以奉祭祀有如采蘋之詩稱夫人不失職者至後二章一則曰肆戎疾不殄再

則曰肆成人有德始轉入文王所以聖之故言文王既得內助略無內顧之憂故能蒙難而不害造士以有成耳他日邑姜治內合治外九人而成十亂武王自稱曰予有亦此意也況詩言文王曾無一語以及武王與康誥無異胡氏見康誥只稱文王知爲武王書而以寡兄爲自稱則思齊但歌文王亦當爲武王詩而以寡妻稱邑姜已援以爲例似無不可

辨

義利辨

季仙先生遺稿

五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以義利判君子小人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而爲中人發其深省者也何者上智之士見義必爲其孳孳爲義惟日不足雖臨以刀鋸鼎鑊而至死不變若是者吾知其爲君子下愚之子放利而行其孳孳爲利亦惟日不足雖驅之罟獲陷阱而莫之知避若是者吾知其爲小人夫人孰不樂爲君子而願爲小人哉則若者爲義若者爲利凡中人之資當道心未漓人心漸萌之日辨之宜早辨已何辨乎爾辨之乎天理人欲之閒而已矣譬如一物也伯

夷見飴謂可以養耆老盜跖見飴謂可以沃戶樞吾將爲伯夷而惡盜跖則必轉其沃樞之念而爲養老矣此天理爲義人欲爲利之不可不辨者且其閒有公私之分焉仲子之廉似乎義而起於私非義之義卽利也不得謂之天理也周公之富似乎利而出於公因利而利卽義也不得謂之人欲也蓋義利兩途不容中立亦無可假借辨乎此而爲義爲利判然矣雖然晚近人心思無廉恥旣無廉恥卽無氣節惟無氣節故不知有義而但知有利彼其於義利豈盡昏然罔覺哉習俗移人視

李仙先生遺稿

卒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固然耳陽虎曰爲富不仁爲仁不富仁言乎義富言乎利是義利不特君子知之卽小人無不知之也廉恥道喪知陽虎之所知非不能辨也不欲辨也嗟嗟學之不講道之不明舉世無士行觀其所爲無非欺已而欺人雖曰喻義爲君子喻利爲小人其孰肯趨義而舍利哉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上爲之倡下爲之和尋先哲之墜緒復講院之舊規延宿儒集諸生相與究主敬主靜之理窮心身性命之原則士皆奮志於學庶乎義利之界不期辨而自辨歟

禘繹異同辨

古者祭祀必立之尸所以交神明也未祭之先延尸入廟門之旁使祝博求神於室中而出其所庶神之氣聚於尸祭統所謂詔祝於室而出於禘者禘卽門內妥尸之處其祭因名曰禘故詩曰祝祭於禘禮曰索祭祝於禘既祭之後鼓鐘送尸明日墜之以賓禮似祭而非祭名之曰繹繹者天子諸侯之稱若卿大夫曰賓尸士曰賓尸而已詩序絲衣繹賓尸既曰繹而復曰賓尸者恐人不知繹之爲繹舉賓尸以明其事耳或曰繹祭名爾

李仙先生遺稿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雅不云又祭乎不知又祭云者又陳昨日祭禮之謂絲衣之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殽鼎及鼐非又陳昨日之祭禮乎卽家語云周禮繹祭於禘亦言繹陳昨日祭禮於禘所乃周之禮也蓋賓尸之禮本墜於平時之燕享以不忘其爲尸猶視之如神故有又祭之目而其實非祭也况祭必有所祭之神國家祀典皆有定制豈容於祭之明日以鬼神之餘復祭鬼神乎若云自羊徂牛乃明日之異牲祭後卽以賓尸是尸餽鬼神之餘爲明日之牛羊則昨日祭畢之牛羊尸之不餽而更誰餽乎

將餽於昨日而天子諸侯又無同日賓尸之禮蓋一自
釋以祭言而賓尸之義全失已且試據經傳之詳於釋
者以明之春秋魯宣八年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
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籥公羊曰釋者何祭之明日也穀
梁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釋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案
此皆以釋爲賓尸且春秋所以譏猶釋者謂此乃賓尸
耳曷爲闢大夫之喪而猶燕樂乎夫是以譏使儼然祭
也則明日承昨日之祭去籥卒事不爲非禮如魯昭十
五年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君子以爲禮

李仙先生遺稿

卷三四明齋書

約圖刊本

者是也春秋何譏焉觀此而釋得謂之祭名乎不謂之
祭名而得非賓尸曰釋乎然則釋於何所乎曰釋之於
祊祭之所也祊祭之所有定乎曰在廟門內之西也古
禮迎尸於奧與在廟堂之西南而就廟門言則在其西
方也西方必門內乎曰祭統云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
在廟中則全於君是延尸賓尸必無門外之理故知其
在門內也門內之西方旣祊且釋有證乎曰有家語云
周禮釋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言周之禮釋陳祭禮於
祊祭之所祊祭之所在廟門之西明其祊在是釋亦在

是也彼衛君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庫門一曰寢門不於廟門而於庫門是無內外之別不於西方而於東方是無尊敬之意故孔子以爲失以是知祊與繹皆在廟門內之西也其或以繹爲祭以繹之日復有祊祭以祊繹宜在廟門外之西者皆誤會家語者也曷以見其誤會也繹之非祭吾旣辨之已謂繹之日復有祊祭試思祊爲求神之祭繹爲賓尸之宴故先祊而後繹使方繹而復求神將旣祊而又賓尸是祊與繹無可休之日有是理乎且祊必有尸以象神昨日象之明日復象

李仙先生遺稿

卷三十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之爲之尸者旣病其勞而所謂賓尸反有名而無實不亦失禮之甚歟至若以祊繹之在西方爲宜於門外者非惟誤會庫門東方之語并禮器之言設祭於堂爲祊乎外而亦誤之也外者對堂而言故以門內爲外而非謂祊乎門外也猶詔祝於室而出於祊出就室而言故以自室至祊所爲出而非謂出於門外也總之未祭而祊旣祭而繹此祊繹之異焉者祊於門內繹於門內此祊繹之同焉者祊繹異同之辨如是而已矣

心性辨

凡人與身俱來者心也與生俱來者性也心爲身之主
本實有者而其燭理也則虛故學問思辨舉凡運用之
妙有己所獨知而人不知者性爲生之原本虛無者而
其備理也則實故喜怒哀樂舉凡感發之神有己或不
知而人共知者之二者在人果孰爲貴乎果孰先而孰
後乎試詳辨之謂心存仁義爲可貴乎曷爲乎禽獸有
心而無仁義謂心具知覺爲可貴乎曷爲乎蟲魚無心
而有知覺是萬物之靈不靈於其心而靈於其性故雖
一草一木靡不有性而亦往往有靈且若天下至聖能

李仙先生遺稿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盡其性卽推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皆能不思而
得有如無所用心者亦由其德性靈明故耳然則可貴
者性也而心固不必貴子思作中庸所以言性而不及
心者其有意歟然而中庸一書子思筆之以授孟子者
也乃孟子則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又曰存其心養其
性又曰動心忍性不特言性兼言心且必先心而後性
者何哉豈有孟子而倍師者乎蓋性有先天後天之別
而心有統屬主宰之權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天之性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

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後天之性也後天之性不可長先天之性惟恐不長於此而欲保其元則非正心不爲功其心正則其於性也蓋有若網在綱而不使之紊若馬在馭而不使之逸者夫爲君子者亦豈無文繡膏粱之性哉而能居易以俟命者性受心制也彼小人者亦豈無令聞廣譽之心哉而每行險以僥倖者心隨性失也心隨性失而心役於物欲則其去禽獸幾希矣性受心制而性明其本善則可與聖賢同歸矣由此觀之有所爲而爲者人之心無所爲而爲者人之

季仙先生遺稿

卷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性心顧不貴於性乎乃若以爲孟子之學不同於子思者則又非也子思之言性就天命而言則心在其中故可言性不言心孟子之言心性就人爲而言則心爲之主故不得不先言心而後言性他日本乎子思者有朱子性猶太極之說本乎孟子者有張子心統性情之說學者苟能深思而熟玩之知其並行而不悖焉則得已

王霸辨

先儒論王霸者詳矣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無復回曲伯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中而卒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奉天道者爲王恃智力者爲伯河南程子之言也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伯者則莫非有爲而然無所爲者天理義之公有所爲者人欲利之私南軒張氏之言也義信禮爲國之本不可一日離王者動必由之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子犯爲晉文謀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則皆有爲而爲之矣王霸純駁之異其不以此哉西山真氏之言也司馬溫公無王伯之辨要之王伯二字以其爲天下王故謂之王以其爲方伯故謂之伯伯字本無詐力之義自其有三王之至公

李仙先生遺稿

卷六

四明叢書
約齋刊本

有五伯之智力於是伯之語轉而爲霸而有是非誠僞之分潛室陳氏之言也合而觀之未嘗各自爲說要皆本孟子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二語以爲宗至若五峯胡氏曰三王正名與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伯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豫章羅氏曰王者富民伯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之二說者竊以爲去孟子遠矣孟子不言利以義爲利也王者制民之產非富民也亦藉以興孝弟之教耳蓋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而後民之從善也輕

此飽食煖衣逸居無教聖人有憂之必教以人倫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也則興利富民之說以之語霸則可以之語王則不可且霸者亦不至爭利也如曰爭利人將畔而去之其誰與霸乎正惟其以利要結人心使彼悅而趨利然後束縛之馳驟之得以惟吾所欲爲此乃所謂假仁也非然者是以力行其暴何假仁之足云總之王霸皆以得民心爲本特霸者圖近功而王者收遠效故王者之民皞皞而霸者之民亦驩虞由其服人以德王故可久而可大由其服人以力霸故可暫而不可久也然則王霸之辨其能外乎孟子哉

考

慈湖弟子考

宋乾道閒吾鄉楊衷舒沈四君子昌明陸學從遊者聞風興起而文元楊公門下尤盛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故學者稱慈湖先生慈湖之學以誠明孝弟忠信爲主而尤善提醒人之本心謂道心大同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學者翕然宗之其弟子之在四明者慈谿則有若桂石坡童杜洲劉厚南馮興宗馮國壽鄞則有若

袁正肅陳和仲沈民獻舒衍史文靖史宗宣史獨善史和旨史子仁史定之奉化則有若舒銑昌國則有若許孚朱介魏渠此數子者慈之桂童鄞之袁陳升堂入室尤爲一時之選焉推之全浙淳安則有若錢融堂洪默齋錢塘則有若王子庸餘姚則有若趙彥懌新昌則有若張涓張汾永嘉則有若薛疑之壽昌則有若邵甲嘉禾則有若沈鞏嚴陵則有若王震富陽則有若孫明仲宋史舉慈湖弟子以融堂爲都講蓋以其著述之富授受之廣有非他人所可比者至其宰樂平時有若鄒良

季仙先生遺稿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齋王晉老余元發鍾宏曹正王琦舒益洪簡吳埴吳垌馬樸馬應之馬變方溥蓋慈湖以所學陶淑邑中多士絃歌之化何以過之其遊迹所至與家居而遠方來學者有若廬陵曾定遠建昌傅正夫傅太原蒲城徐子儀鄭州張端義餘干曹夙德興鄒歸軒吳縣葉同庵雖所得有淺深要皆克衍傳心之學者也他若鄭氏則有節夫顧氏則有平甫何氏則有元壽其里居無可考此慈湖弟子之大略也至私淑若眞文忠劉文清全眞志全本心諸子外及再傳三傳而後指不勝屈約舉其要有

特樹一幟者元代若趙寶峯讀慈湖遺書恭默省悟從而和之有時子中王子復其徒不下百餘人陳文昭羅彥威方景淵王學士李元善烏春風昆季向樂齋父子其最著也其弟子之後人世守遺訓者杜洲童氏民獻沈氏眞志全氏而外明初有若桂氏容齋之敦樸長史之純粹古香之精博文修之伉直皆能不失石坡家法其同時稱爲大儒者卓卓若黃南山淵源由全氏本心之子遜翁而得嗚呼慈湖之流澤長矣後世乃謂慈湖宗陸學多流弊夫陸學流弊則是傅子淵包顯道之徒

李仙先生遺稿

卷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以致之而楊袁諸公不爾也慈湖生平齋明嚴格好讀書靜坐其踐履與朱子無異故一時高弟信從者眾而學派又若此其久遠也若以史彌遠之有玷師門爲慈湖病則程門有邢恕朱門有傅伯壽不必諱也世儒好存門戶之見而妄議先哲豈尙有公道在其心哉嗟嗟慈湖旣歿更誰卽其本心而一提醒之也

關學源流考

世稱橫渠先生師事范文正蓋先生幼與邠人焦寅遊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上書謁文正公公

一見知其遠器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是先生實文正之門人也然先生讀其書以爲未足又盡究釋老之書嘉祐初見二程子於京師其語道學之要先生始渙然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說周易二程子至與之論易次日卽撤虎皮曰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勿及乃還關中苦心力索而學益進則先生之於正文固師也而尤爲入學之師先生之於二程雖友也而誠爲入德之師矣朱子贊先生有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

李仙先生遺稿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舉此一變至道非此之謂歟且也先生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程子謂之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使各有得焉先生佩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是先生得力於二程子居多而實由此以開來學者也關學之盛首推呂氏蓋呂氏大忠大鈞大臨昆季皆從學於先生關中所稱爲三呂者三呂而外若范育蘇季明游師雄神師道潘拯李復田腴邵清張舜民薛昌朝亦皆一時碩彥厥後私淑則有晁景迂續傳則有蔡發至於再傳如藍田呂氏又有周

浮汙沈石經之徒其傳久而愈廣有不勝更僕數者而
要其學以變化氣質知禮成性爲本焉此舉關學大略
言之以見源流之可考者如是

釋

釋權

繫辭言巽以行權孔子言可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曰
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漢魏諸儒遂以反經合
道爲權伊川程子謂輕重兩平乃權之義權實未嘗反
經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動以權變權術當之不知權

季仙先生遺稿

主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只是經所不及者權合乎義便是經朱子謂程子非之
是矣然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推嫂溺手援之
義權與經要當有辨亦非謂經可以反特明其有常變
之殊耳調停其說者曰有程子之說而經權之義始正
有朱子之說而經權之義始明可謂持其平已然究未
卽二說不同之故而一思之也蓋若論權非反經則程
子之說爲是若論權異於經則朱子之說爲是此是則
彼非彼是則此非所以然者病在誤會公羊文義耳公
羊明明曰反於經漢儒改作反經少一於字文義迥別

說文反覆也詩周頌福祿來反言反覆不厭也反於經云者反覆於經不泥乎經而仍不失乎經之謂也若言反經則反爲反正爲乏之反夫經豈可反乎反經豈能合道乎宜程子有漢魏諸儒不識權字之說且權貴異行義取優游巽入卽寓反覆之意故言有法言巽言之別法言爲經巽言卽權如孟子論好貨好色曲順齊王之意使其言易入必反覆而歸於王道之類乃知權有曲全之道非若經可行其直遂者也天下事不外理與情特各有所窮理以濟情之窮而權變以生大舜所由

季仙先生遺稿

主三國明教書

約圖刊本

娶帝女於貳室情以濟理之窮而權術以出伊尹所由放太甲於桐宮此皆委曲求全不知幾經反覆於情與理孰輕孰重之間始不得已而行其權也夫情與理苟有一得卽不失乎經矣豈或慮其反經哉由是觀之以反經釋權雖義精仁熟亦爲害以反覆於經釋權雖權變權術庸何傷然則程子論權變權術不可以當權者恐人以反經爲權勢必流於變詐故預爲之防而爲此正論耳使漢儒釋權明公羊文義以反覆於經釋之則就未事而言其宜經宜權卽程子亦當謂經權二致就

成事而觀其爲經爲權卽朱子亦當謂經權一理何致二說不同而煩後儒調停其閒歟至謂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果能合道亦無惡於反經則又爲不通之論也

釋豐

豐易之卦名多大之稱盈足之義也說文云豆之豐滿也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案儀禮屢稱豐鄭氏之註或云豐以承爵形似豆而卑或云豐以承解如豆而卑或云豐以承尊其字从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如是者不一而足要皆以豆爲俎豆之豆夫豚肩不掩

李仙先生遺稿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豆君子以爲隘俎豆固貴豐厚然亦是俎豆取義於豐也凡取義有先後之分未有俎豆先有豐卦豐曷爲取義於俎豆乎豐字之所以从豆者蓋取菽豆之豆以未有豐卦先有菽豆耳何取乎爾五穀皆外皮內實稻黍稷麥皮實不自相離惟菽豆成熟其實卽離皮而出所謂種一頃豆落而爲萁言及時不采見萁不見豆已是豆有豐滿則溢之象焉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序卦傳曰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豐卦之象菽豆實似之故有取於菽豆而以豆也況俎豆人所造其形或改

菽豆天所生其形不變則从豆象形俎豆不如菽豆之爲安矣至若承爵承觶承尊之器名爲豐者以寓戒也左氏傳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淫卽滿溢之謂飲酒設豐若曰酒其多矣勿使淫矣稱之曰侯蓋取立監佐史之意豐侯之戒多酒猶金人之戒多言似不必以亡國之豐侯爲戒也觀竹書紀年但曰成王十九年黜豐侯未嘗謂其沈酗於酒後漢阮瞻見飲酒有豐侯遂以亡國之豐侯當之而謂其坐酒噫戒多酒之豐侯可云豐國君之失國由於多酒則戒多言之金人將曰金天氏

李仙先生遺稿

玉函閣叢書
約閱刊本

之失天下由於多言乎當時李尤豐侯銘以爲無正說鄭註不引豐君之事殆亦疑而未信歟

釋步搖

君子偕老之詩曰副笄六珈鄭箋珈之言加副旣笄而加飾如今之步搖上飾攷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鄭註副以覆首若今步搖乃知步搖指副而言六珈特其飾耳然釋名云步搖上有垂珠步則搖也是步之搖由於垂珠六珈之飾猶垂珠也似又當以六珈爲步搖究之副不離珈珈不離副以副爲步搖可卽以

六珈爲步搖亦無不可正義曰六珈必飾之有六侯伯夫人用六案晉書輿服志言皇后首飾則假髻步搖其令曰步搖蔽髻皆爲禁物則正義夫人用六之說爲可據也又東觀漢記載鄧太后賜馮貴人步搖一具東宮故事太子納妃有步搖一具用見步搖爲尊貴之飾彼孫皓使尙方以金作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直以品物爲兒戲豈足爲訓哉惟孔疏謂六珈以玉爲飾蓋因鄭箋珈之言加而知其加玉爲珈也核之西京雜記云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以黃金步搖續

季仙先生遺稿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漢書輿服志云皇后入廟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以白珠所言皆不及玉豈鄭箋孔疏皆失其實歟抑或玉或金或珠各隨其時尙歟而吾特有說焉夫首之有步搖猶身之有佩所以飾行步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言佩愈貴則步愈安要無論爲鰲爲鯀爲象掃爲瓊瑰皆謂之佩以觀行步之合度與否則步搖之飾亦無論其爲玉爲金珠或形如飛燕或俗呼珠松凡飾諸首而步則搖者皆得謂之步搖以覘婦容而知婦德焉詩繼嗣笄六珈而曰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可見已且不獨女子

首飾然也卽丈夫之冠亦有之漢書江充傳充冠禪纒步搖冠飛翮之纒謂以方目紗爲冠鳥羽作纒行步則搖又慕容廆載記燕代多冠步搖冠其曾祖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誤遂爲慕容焉案此皆無玉與金珠之飾而亦謂之步搖則鄭箋孔疏豈容疑其失實歟又考古今注謂步搖作自殷之季世知由來古矣

釋簋

說文簋黍稷方器也从竹从凵从皿或曰从竹者陳氏

李仙先生遺稿

圭 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禮書云簋以竹爲之取其和而有節故从竹从凵者凵米粒也以其盛黍稷故从凵从皿者會意也案易言簋用缶周禮旅人爲簋是皆以瓦爲簋而古文簋作枕簋亦有以木爲之者故先儒有言祭宗廟之簋用木天地之簋用瓦則或竹或瓦或木本無定制非特此也山堂考索云天子飾以玉諸侯飾以象餘但刻龜形於蓋若瓦簋尙質似無飾玉刻龜之理而天子諸侯皆用之是飾與刻亦無定也乃知管仲鏤簋禮以爲僭者特甚言其不儉耳簋盛黍稷者祭統所謂四簋黍見其脩於廟

中也顧易曰二簋可用享詩曰每食四簋又曰陳饋八簋周官掌客諸侯簋皆十二聘禮饗餼上大夫之簋二十其曰二簋黍稷是已四簋亦黍稷乎孔疏云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爲四簋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若簋用八用十二用二十卽兼稻粱而言將黍不一黍稷不一稷稻不一稻粱不一粱以是爲禮食之盛乎或加以白黍黃粱稭藿之屬亦八簋而止十二二十胡爲者竊以爲飲食之豐儉在肴饌不在黍稷今之設席有五簋六簋之稱皆就肴饌而言未必非古之遺意則簋固所以

季仙先生遺稿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盛黍稷稻粱而不必專盛黍稷稻粱也夫豆若脰然其實植醢禮有明文而豚肩不掩豆豆又實以豚肩知承物之器有有定者有無定者豈可執一而解通乎至於方圓則更無定者許氏以簋爲方器觀鄭註周禮舍人則云方曰簠而圓曰簋蓋許氏據外而言以外方內圓爲簋與歐陽氏集古錄所云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相符而陳氏禮書又有簠內圓外方其實稻粱簋外圓內方其實黍稷之說則果何去而何從乎蓋簠簋本一物也論語朱註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核之禮記明

堂位稱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而不及簠
非簠卽是簠之明證乎惟周官掌客言簠皆十二簠數
有差聘禮公食大夫言堂上八簋兩簠西夾六簋兩簠
簠與簠顯分爲二不知殮有陪鼎簠殆其陪簠者也聘
禮有曰鼎七羞鼎三者有曰鼎九羞鼎三者羞鼎卽陪
鼎之謂異其所實之物故異其名而實則不異其器簠
之於簠當亦若是焉爾且周曰簠簠猶明堂位稱周以
房俎也而或謂之俎或謂之大房不聞分房俎爲二物
則何疑稱簠簠者曰簠而又曰簠哉况祭器重物也如
豆敦之類爲木爲竹爲瓦皆有明稱簠亦如之而簠無
聞焉豈旅人可爲簠而獨不可爲簠乎觀此而知簠簠
爲一物或方或圓或外方內圓或外圓內方本無一定
而其名亦可通稱也

釋芸

芸之見稱於載籍者自古不一其言萌生也則禮月令
有曰仲冬之月芸始生註云芸香草也皇疏云應陽氣
而生羅願爾雅翼云老子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當一
陽初起復卦之時於是而生又云芸類豌豆叢生其葉

極香秋後葉開微白如粉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蝨今謂之七里香續博物志典略云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其言采取也則夏小正有曰正月采芸扈頡解詁云芸蒿似邪蒿香可食顏師古急就篇註云芸卽芸蒿也生熟皆可啗呂氏春秋木味篇陽華之芸註云芸芳菜也在吳越之閒其言敷榮也則夏小正又曰二月榮芸及爾雅釋草曰權黃華郭璞註云今謂牛芸草爲黃華黃葉似菘菘菘蒿一作苜蓿說文芸草也似苜蓿案此知芸之爲物生於仲冬采於孟春榮於仲春

李仙先生遺稿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葉香其華黃可以佐肴饌辟蟲豸而要不外乎草類者也乃李時珍本草綱目則以山礬爲芸香一物七名以山礬建首而歸之木部王象晉羣芳譜冒其諸名一

曰山礬一曰椴花一曰栝花

栝乃栝之誤密田程徵君曰余案栝字見南史劉咨

傳查在任昉坐有人餽昉栝酒而作椴字昉問查此字是否查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余考字書栝直刃切陣亦直刃切周必大謂栝音陣字書栝無陣音而羣芳譜與綱目所舉七名有栝無栝二書栝爲栝之說字無疑又椴字書收一曰場花一曰春桂一曰七里香以芸香爲栝之重文

建首而收入卉部遂令芸香一物爲卉爲木疑不能明考之椴徵君釋草小記始有以訂正之徵君歎人也歎

地多芸謂嘗時之益益察其出土驗其生花伺其榮枯
備歷四時悉與月令夏小正相符合惟爾雅稱樅黃華
似不盡然黃華始作於二月漸乃或黃或白至大暑則
盛開白花秋後又黃白閒作且同一時也於飛布山所
見並白花無黃者於問政山所見並黃花無白者兩山
相望二十里所產又不同則爾雅以黃華見稱殆就初
開時正色而言之其葉香聞數里自春至秋清香不散
洵足當七里香之名至於山礬之名始於黃山谷其詩
序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

李仙先生遺稿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號爲椀花王荆公陋其名

字書無
椀字

余請名曰山礬蓋其

葉可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名山礬然未嘗指芸而
言如指謂芸則芸之名見於禮記及大傳禮最古豈山
谷所不知何煩名之曰山礬而正椀花之名之陋乎彼
李時珍以山礬爲芸香者則因山礬託名春桂春桂有
九里香之名芸香有七里香之名誤九里爲七里於是
以七里香爲山礬從而并芸香爲一物而入之木部矣
若王象晉明知七里香之爲芸香見綱目所載山礬一
名七里香不辨山礬之爲木遂冒其諸名入之卉部卽

以山礬爲芸香之別名此皆由九里七里兩相展轉而成訛而實則芸是草而非木也徵君之說如是可謂至當不易已顧觀藝文類聚載晉室一作宮閣名曰太極殿前芸香四畦式乾殿前芸香八畦是芸之爲草可因四畦八畦而見核之洛陽宮殿簿稱顯陽殿前芸香一株徵音殿前芸香二株含英殿前芸香二株其以株記數則芸殊指木而言又觀世俗熏衣之芸香亦辟蚤蝨狀如松香知爲木之膏油凝結而成似非草本所有則芸雖以草本爲正而別種亦或有木本之芸特未聞其可

李仙先生遺稿

平西明齋書
約園刊本

染爲黃斷非山谷命名之山礬者耳總之天地間一草一木載籍所不及者正多考據家所貴博古而又通今也

釋仁

夫子罕言仁蓋難言之也何難乎爾仁道至大初無定體不可一言而盡也吾黨見夫子屢言仁而未見立一的以示爲仁之準故曰罕言然則求仁者將於何用其力乎曰惟求其心之安而已心有未安皆切己之病也人能治此切己之病斯心安而仁至矣是故人各有病

病不一而所以治之方亦不一夫不觀諸賢問仁與
夫子所以答之者乎顏子三月不違仁是猶有違仁時
也夫子於其問仁告以克己復禮之目曰非禮勿視聽
言動豈慮顏子之視聽言動尙出於非禮乎蓋顏子爲
仁病在未熟一日之內非視聽卽言動慎於此未免忽
於彼必卽此四目交致其功無少閒斷而仁以熟其曰
一日克己復禮乃仁熟之一日也一日仁熟則造次於
是顛沛於是自無終食之閒違仁而有何三月之限量
哉仲弓簡重人也而知太簡之病夫子於其問仁告以

季仙先生遺稿

三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見賓承祭不欲勿施數語非卽所謂居敬而行簡乎其
餘司馬牛有兄弟之憂言每及乎兄弟夫兄弟之變有
隱痛難言者子故於其問仁告以其言也初子貢好與
不若己者處子嘗曰賜也日退故於其問仁告以事賢
友仁與夫欲立欲達切求諸已樊遲有學稼圃之請是
獨善其身者子故於其問仁告以愛人又易視仁而屢
問子故告以先難後獲告以恭敬與忠夷狄不棄且如
原思以克伐怨欲不行爲仁似無異於克己復禮爲仁
者乃子則見其有狷介之操欲引而至於中行故但以

爲難而仁不之許類此者不一而足要皆直探其切己之病使之實用其力以各求心之安而已曷嘗拘一體以言仁歟若夫孟子言仁亦屢已有曰仁也者人也有曰仁人心也有曰仁者天之尊爵人之安宅也有曰人皆有惻隱之心有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則又專就良知良能上言仁與孔門有別不知時至戰國人心之陷溺已深孟子亦卽當時切己之病爲之激發其天良而急救之言雖異而所以言仁之意則同也旨哉程子之言曰醫書以手足痿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

季仙先生遺稿

卷三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亦猶是也言人能知切己之痛癢而力治之可謂仁之方已誠有見乎聖賢求仁之旨至於仁爲心之德愛之理根於性者未發是體見於情者已發是用包四德而貫四端則朱子有仁說之作他若諸儒所言亦皆極仁之廣大盡仁之精微然於孟子言仁爲近於孔子言仁似遠又或離愛言仁或以知覺爲仁或以物我同體爲仁往往求之有無恍惚之間欲究仁之的義而仁之體段轉失嗚呼難言之矣

述

述白沙學派

白沙陳先生自幼警悟絕人讀孟子所謂天民者慨然以爲己任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學於吳康齋康齋倡道崇仁一稟宋儒之說程子主敬周子主靜兼而有之其時胡敬齋亦爲吳門高弟白沙與之同學而敬齋得力於敬白沙則得力於靜亦質有高明沈潛之異耳論者謂明初諸儒如方正學曹月川薛敬軒吳康齋其學悉宗宋儒未嘗獨闢門戶至白沙始求心學重內輕外足救朱學末流之弊而學派爲之一變黃南雷述崇仁學

季仙先生遺稿

卷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案謂白沙自敘所得不關康齋遂以胡敬齋居崇仁弟子之首竟不列白沙而分爲別派焉然觀白沙自敘曷嘗有所得不關康齋之意耶但云僕少年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日尋書冊忘寐忘食者累年卒無所得於是舍繁就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始有頭緒蓋自道其穎悟之晚安見靜坐所得非卽得諸前日未知入處之聖訓而謂其不關康齋乎況清苦自立不以富貴爲意其高風酷似康齋白沙之於

師門可稱無玷而南雷不次諸崇仁弟子之列若以白沙之學不出康齋可乎哉且白沙門下多碩彥其卓卓若湛甘泉者與王氏陽明同主教事當時學於陽明者往往卒業於甘泉甘泉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使白沙果爲無師之學而能取友如甘泉者乎南雷所云殆誤會其自敘之文歟惟是志趣超曠苦於拘束不類康齋之謹嚴有似陽明之豪邁蓋其學與陽明爲最近陽明生於其後雖未嘗稱及白沙而白沙奉祀兩廡實由陽明高弟薛中離之請是必有以知白沙之學無異陽明者矣

李仙先生遺稿

八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述台學源流 代趙樹風作

吾鄉山海之區也歷漢至唐幽操貞忠節概文章之士指不勝屈而求所謂身心性命之學蓋鮮有能體認者逮宋治平宣和間有徐真定溫節父子二先生者出始傳安定胡氏之學倡道臨海朱子聞其賢嘗題其墓曰高士二徐先生又輓以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同時接安定之傳者爲陳宗正羅提刑而提刑又嘗遊四明與豐清敏袁光祿師事樓西湖此四公者實

台學之權輿也當朱子以常平使者行部來吾鄉時與朱子相友善者得三人焉曰石克齋應良齋徐竹溪而克齋尤見重於朱子由是聞風興起臨海則有若潘子善林叔恭黃巖則有若林筠州林草廬杜南湖杜方山杜貫道池子文杜清獻仙居則有若郭正肅吳謙齋又有宗室之居臨海者若趙恭父居黃巖者若趙訥齋趙遠庵趙然道趙詠道十六人中唯杜清獻爲南湖方山族孫於朱子爲私淑弟子餘皆親炙朱子者也而然道詠道昆季則又往來朱陸之間吾鄉人文於是稱極盛

李仙先生遺稿

卷六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焉厥後台學中微朱子既往而能毅然以道學自任者若王石潭之有見於心胡思齋之有見於仁戴泉溪之有見於禮亦可謂不失晦翁之遺矩已未幾魯齋王氏來主上蔡書院以朱子之學爲教一時從遊者臨海四人曰周太學陳古堂楊簡齋楊樵寄黃巖二人曰車玉峯黃壽雲皆尊事魯齋日講涵養主敬之學其所造就皆爲魯齋所許與惜當宋元之交相高不仕之節不獲一展其所學以隱居終焉此趙宋一代台學源流之大概也他若戴蠶翁楊浦城董克齋之屬究心易學雖未

及魯齋之門然朱子模範固有隨取隨得者蠶翁以毋
自欺爲第一義其尤知所守約者歟至明初大儒正學
方先生特起於寧海研究羣經及濂洛關閩遺書嘗謂
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
學賊其身者也其進修不倦見者咸以爲程朱復出其
時黃巖之郭暢軒專用靜中工夫臨海之陳克庵以克
己求仁爲務後先輝映扶名教而振士氣厥功甚偉洵
可稱台學之後勁矣樹風生長茲土不獲見鄉先輩之
道範而前言往行固猶燦然可攷蓋景仰不能去心茲

季仙先生遺稿

卷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聞四明太守宗公陶淑多士課藝之暇諄諄以研究性
道爲多士勸是范文正孫威敏再莅四明俾四明多士
知所趨向皆克躬行自得則所稱五先生四君子之流
風餘韻庶幾復見於今日樹風時遊甬上竊不自揣或
得忝附諸生之末所欣慕也

述袁正獻公家學

宋孝宗時吾郡正獻袁公與楊文元舒文靖沈端憲稱
四君子昌明陸學而正獻功尤加密德性問學未嘗失
於一偏實與建安相脗合朱子門人滕德粹爲鄞尉朱

子與語曰四明多賢士皆可取益如袁和叔到彼可從
游蓋身不列朱門而爲朱子所推許如此國朝高宗純
皇帝題其絜齋集曰性悟雖宗陸身名未異朱洵爲千
秋定論穆宗朝特命從祀文廟異代儒臣疊蒙列聖知
鑒誠異數也袁氏之學導源於容直先生與豐清敏師
事樓正議博極墳典舉開封試第一東坡爲之亞是爲
正獻高祖北宋之季子列先生登元祐進士出知婺州
蔡京姻黨爲害鄉曲械而誅之嘗面對勸帝清心省事
安不忘危言甚切直是爲正獻曾祖祖卿遠先生孝友

季仙先生遺稿

卷四 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稱於鄉有惡少無故辱罵眾請送有司撻之先生曰罵
我如罵風於我何損撻彼如撻風於我何益咸歎爲有
道之言父質甫先生自號逸叟耽心經史著有甕牖閒
評手鈔名賢碎事三十巨帙儼然道範此正獻先世之
學統也正獻上承彝訓博學而精擇之遂集其大成至
正肅繼起父子並爲大儒正肅早從父友楊文元游其
在貴溪創象山書院在廬阜興白鹿書院絕無門戶之
見黃氏東發最主閩學至於正肅以爲晚宋無先之者
若正肅之昆季溧陽令崇謙錄父書說爲家塾書鈔知

江州晉齋嘗學於父友舒文靖知名於世吏部尚書可齋彬彬儒雅一門濟美均不愧爲象賢之令子至正獻諸孫衡寶慶進士後判潭州從守永州曾孫衷安定山長著有書學纂要臥雪齋文集元孫景國子伴讀亦皆克守先型著名當代縣縣九世輝映後先何其盛也昔正獻有言曰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金張八葉宰相如唐蕭氏名位雖崇不能皆賢何世之有若東都之袁楊二氏德位俱隆庶乎可已吾先世忠信正直蔚有賢譽後嗣子孫努力奮發必欲追前人而及之

李仙先生遺稿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足以爲世家矣觀公之後裔卒如公言則公之遺澤可知已邇來袁氏後人多謹守家法不忘追遠之意嘗議建復城南書院蓋其地本爲樓正議講堂正議遷居月湖正獻高祖容直先生相繼講學傳之正獻實世居焉事詳謝山全氏城南書院記又考正肅墓在綠野與鄰近史氏夷爲居室僅存神道兩石柱袁氏子孫議先復墓地繼興書院而史氏恃強不由追尋袁氏喪氣并書院之議亦寢使吾郡士大夫白其事於當道將正肅之墓地得還其舊卽正獻之講堂必復其初其有裨於

鄉邦之風教正不僅袁氏一家學統之所係也

述周程授受

朱子曰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一書以明道體之極致又曰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又曰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歷覽朱子之言則太極一書實周程授受之心法矣而或者謂後漢魏伯陽作參同契中有水火匡廓三

李仙先生遺稿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五至精二圖隋唐閒有道家作真元品者以其圖入品中合而爲太極先天一圖由是陳希夷得之相傳而至於周子當時胡五峯張南軒俱云周子之圖傳自希夷蓋猶未知其詳者而朱子定謂出自周子之手似未免阿其所好且聖聖相承自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以迄乎孟子其閒道統傳緒具在精一執中之旨而圖與不圖固不論也然特不思朱子得力半由太極一書其書獲自二程子旣歿之後始朝夕玩索久之有以得其要領乃喟然歎易之廣大惟圖說庶幾盡之而用能集宋儒

之大成嗚呼是豈易窺測哉至若圖說本周子所自作朱子謂出自周子之手者亦就圖說而言非專爲圖發也觀朱子語人有云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可見已夫朱子奉二程子爲依歸者也常以不得口授圖說爲憾至晚年僅得其遺編乃讀而解之猶如是其拳拳弗失也則當年周程授受之際其慎重爲更何如哉

述孫宣公學行

公歷仕宋太宗真宗仁宗朝官至尙書年近八旬以太

季仙先生遺稿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少傅致仕卒贈左僕射諡曰宣幼好學里中王微以經術名公師事之經義靡不貫通於是問經者皆從公其門下不下數百人著有經典微言五十卷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又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謬誤及樂律音義與夫當時祀典有宜損益者公皆援古奏正遂著於禮此公之學可考者平生秉性方重事親篤孝父歿舐其面以代頰居官守正不阿侍太宗講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太宗爲感歎真宗信天書之屢降議封禪作禮樂時

王欽若陳堯叟丁謂杜鎬陳彭年皆以經義左右附和而公獨以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入告又朱能獻乾祐天書公復極言其姦歲大旱年饑將祀汾陰公上疏言其不可者十仁宗卽位公以名儒侍講讀每講論至前世閻君必反覆規諷務使仁宗動容而後已嘗進無逸圖施於講讀閻年老歸里疾將不起乃徙正寢屏婢妾詔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此公之行可見者然則學行若宣公誠不愧爲名儒矣乃宋儒學案未列其名抑獨何也蓋公當真宗之崇祀老子也曷不請改崇儒教及仁宗之詔講老子也曷不請改講聖經其於二君尊信老子雖諫而不能力闢其說學案之不載殆爲此歟然尙論古人但觀大節若宣公之學行烏得以瑕掩其瑜哉

述四明朱學

四明朱學自孫吉甫始吉甫之父允從學於鄉先生沈箴判銖吉甫與箴判之子叔晦亦相友善又登朱子之門學益精粹其時甬上楊文元慈湖袁正獻絜齋舒文靖元質沈端憲叔晦四先生方從學於象山而吉甫一

見朱子卽證其所受可謂朱子親炙之弟子矣厥後弟子之三傳四傳若王尙書厚齋倡學者以朱子之說其傳得自詹元善之門若黃文潔東發淵源出於輔氏史教授果齋淵源出於晏氏皆專宗朱子者也且其開淵源與東發同者有若余正君與果齋同者有若韓居仁而果齋之徒程教授敬叔程編修時叔昆季更純於朱由是變陸爲朱者接踵而起此四明朱學之大略也至若推而論之象山之門首稱甬上四先生亦何嘗與朱學相刺謬乎觀沈叔晦尊敬朱子有書往復舒元質聞

李仙先生遺稿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子講學婺源徒步往從袁絜齋謂朱陸之道一而已和而不同乃所以同也故廣微繼父志創書院白鹿與象山並興曾無門戶之見此三先生顯尊朱子相與契合者也卽楊慈湖專以陸學本心爲主似空談德性然孟子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朱子亦謂象山說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恰好且慈湖訓語有云不思如何是學學未純熟敬心以守之又云誠身莫如敬爲政莫如敬與朱子致知躬行一主乎敬之說未嘗不合知慈湖不惟尊德性亦兼道問學由是而論謂甬上四

先生皆陸學也卽皆朱學也亦無不可若夫朱學之盛其及門者若而人其私淑者若而人昔人言之詳矣今居四明言四明他不備及焉如謂四明學派宗朱是而宗陸非則又豈今日述朱之意哉

述呂正獻公家學

姚江黎洲黃氏輯宋元學案吾鄞謝山全氏復修補之其間父子祖孫兄弟叔姪並著錄者蓋不數觀若一門之內七世遞傳得二十有二人則惟呂氏稱極盛焉呂氏之學導源於正獻公公著公幼嗜學卽以治心養性

李仙先生遺稿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爲本其父文靖公夷簡知爲公輔之器通判潁州郡守歐陽文忠公與爲講學之友元祐初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馬溫公同心輔政溫公卒獨當國時科舉專用王氏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公始令改用古今儒說文體爲之一正初與王荆公善荆公意其必助己而公數列其過失以故交不終嘗上人君當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又嘗陳十事皆有合於責難陳善之義則其學之體用兼備可知已正獻長子滎陽先生希哲始學於焦千之學於泰山學於康節與弟

希績希純又並事安定於太學時伊川方同舍年相若
後心服伊川首師事之正獻之孫則東萊郡侯好問縣
令切問皆希哲子克衍家學而羣從若和問廣問並登
和靖之門者也正獻曾孫以好問子紫微先生本中爲
最著其學得之家庭徧叩游楊之門又與其弟駕部弼
中同師和靖一時兄弟行如稽中堅中咸與焉正獻元
孫大器大倫大猷大同並弼中子亦隨諸父學於和靖
而家學則多受之紫微正獻六世孫成公祖謙從林拙
齋汪玉山胡籍溪三先生游與宋晦庵張南軒二先生

季仙先生遺稿

卷五十四 明徵書

約園刊本

友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呂氏之學至此遂集
其大成本貫東萊自好問始居婺州而本中與祖謙學
者俱稱東萊先生後乃以大小東萊別之其弟忠公祖
儉以兄爲師不愧二難之目嘗監明州倉時甬上楊袁
沈舒四先生方以所學提倡後進及舒宦游而祖儉赴
官遂與講會甬上蓋其過化之地至今人猶稱之祖泰
性疏達尙氣誼學問該洽祖儉以言事移置瑞州徒步
往省留月餘嘉泰初劾韓侂胄配欽州侂胄誅詔雪其
冤授迪功郎監南嶽廟正獻七世孫喬年康年延年皆

克守其家學喬年爲沈端憲壻亦嘗游朱子之門則呂氏之後勁也若藍田之呂六子五登科而大忠大防大鈞大臨俱遊張程之門以其宗支旣別尙不與並列焉嘗攷學案所載諸宰輔家北宋如范文正公仲淹與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孫正平正思凡七人范蜀公鎮與從子百祿從孫祖禹從曾孫沖及百祿之後仲黼子長子該沖之後大治凡八人南宋如史忠定王浩與子彌堅從子彌忠彌鞏彌林孫賓之守之定之及彌鞏之孫蒙卿凡九人張魏公浚與子枋杓孫忠恕曾孫洽從孫庶及庶子圯凡七人趙忠定公汝愚與子崇憲崇度崇模崇實孫必愿曾孫良淳凡七人儒風蔚起輝映後先其有光於宰相世系表者多矣而欲與呂氏媲美躋躋猶未可同年而語也是則正獻之遺澤孔長爲古今所罕有豈特趙宋一代之冠哉

述孔孟言性大旨

孔子言性近孟子道性善性近云者卽人性皆善之謂其有善不善者習使之然也惟其習之相遠子故對舉相近以明性之本善非謂性有美惡之不同也然則孟

子性善之說實宗孔子然而孔子則又曰惟上知與下
愚不移不移之上知惟其善也不移之下愚得非惡乎
孟子言人無有不善則下愚之說非歟不知孔子所謂
下愚卽孟子所謂自暴自棄者自暴不可與言自棄不
可與爲是皆自絕於善者孟子直不以人類目之矣夫
人與物異性也性無不善孟子本就人而言人而不盡
其才其自絕於善非卽自絕於人乎是故夜氣不存孟
子謂其違禽獸不遠橫逆猶是孟子謂其與禽獸奚擇
蓋人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苟無是心卽非人

李仙先生遺稿

卷十四 四明餘書

約圖刊本

也旣曰非人而尙與之言人性乎哉且亦思五穀之種
夫人而知其美已其有不美皆蕪稗之類卽不得謂之
穀種人性之善亦猶是也其有不善皆禽獸之類卽不
得謂之人性夫不觀虞有四凶天下謂之渾敦窮奇檮
杌饕餮楚有越椒子文謂之熊虎之狀豺狼之聲是皆
顯斥其爲禽獸又奚怪其性之惡哉若猶是人也譬亦
允若象不格姦亦不可謂非性善也由是觀之孟子性
善之說固別乎下愚而言之而孔子下愚之目亦豈復
以人數齒之姓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類是也特辭氣

之間孔子出之含蓄孟子出之嚴峻耳至言性大旨則初無有彼此之異者乃若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韓子言性有三品卽程張朱子皆據性善以立言而有義理氣質之分究疑人性未嘗無惡臆性惡者而猶目之曰人耶是使下愚暴棄之流得肆然自立於人世設有罪其惡者必將曰非我之罪也性也其與於不仁之甚殆亦諸子所不及料歟總之聖賢垂訓皆寓勸善懲惡之意而言性其大端也

述浙中程學

季仙先生遺稿

卷四 明嚴書

約圖刊本

二程子得周胡兩先生之學倡道伊洛其時從者數百人聞而知之者不下數千人而求之浙中亦得十之一二試擇其最著者而述焉其弟子之及門者常山則有若劉質夫永嘉則有若周浮沚許橫塘戴明仲鮑商霖沈彬老劉元承劉元禮昆季瑞安則有若謝用休潘子文平陽則有若陳貴一陳貴新昆季此數子者常山之劉受業最早而尤見契於大程及永嘉之周許皆與同學尹和靖楊龜山輩齊名者也其弟子之私淑者昌化則有若章升道鄞縣則有若高抑崇定海則有若沈公

權臨海則有若石子重陳壽老開化則有若江邦直建
德則有若喻子才永嘉則有若蔣元中此雖皆未及門
而抑崇元中聞見尤廣實與及門無異至程學再傳由
和靖尹氏而得者餘姚虞仲琳而外惟金華呂氏一門
稱獨盛焉歟陽希哲本師事伊川自希哲之子好問始
居婺州與其弟切問及羣從和問廣問並登和靖之門
孫本中弼中一時兄弟行如稽中堅中咸與焉曾孫大
器大倫大猷大同並弼中子亦隨諸父學於和靖迄元
孫成公祖謙宗洛兼闢而其學卽本諸家庭用能集其
大成又若由龜山楊氏而得者則有鄞縣之趙庶民慈
谿之王彥穎奉化之童持之金華之王師愈江山之徐
誠叟衢州之柴懋績柴元振昆季瑞安之宋廷佐亦皆
一時之選此浙中程學之大略也合觀全浙世傳之盛
端推金華呂氏而及身親炙之士則莫盛於永嘉當紹
興末伊洛之學雖稍息而鄭文肅伯熊復能聞風興起
與其弟伯英伯海並究經學故永嘉之學遂宗鄭氏至
朱陸二夫子出其學雖有異同而並以程氏爲宗由是
浙中之宗朱宗陸者靡不祖程不可謂非洛學之支流

也

義

論語詩三百章講義

魯頌駟之詩曰思無邪夫子取其一言以蔽三百之全
朱子集註云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善心惡者可以懲
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夫曰使人誰使之
詩人使之也曰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其體先
得情性之正可知也夫子雖但言詩之體而朱子兼言
其用能令誦詩者之情性一歸於正此所以發明詩教

李仙先生遺稿

一百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善而詩之體無不正益見矣學者不察以思無邪專
就誦詩者言彼詩人之思則不能無邪噫是何不善讀
集註而誣詩人之甚也書曰詩言志孟子曰說詩者不
以辭害志詩人而果有邪思其志先自害已何怪說詩
者之害其志耶且亦思春秋之作曷爲由於詩亡乎蓋
詩有美刺無毀無譽所以行三代之直道卽所謂思無
邪也至詩亡而天下無公是非孔子不得已作春秋故
詩與春秋相終始幽王以前美刺在詩平王以後是非
在春秋詩有邪將春秋亦有邪耶若據淫奔昏亂之作

謂其直探隱匿而播揚之曾無優游含蓄之意未免媒
嬖刻薄而出於邪則魯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
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又
會於穀春秋何以書不一書絕不爲尊者諱耶然則桑
中刺衛淫溱刺鄭淫東方刺齊淫詩人亦據事直書
猶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欲令善人勸而惡人懼焉
爾思何邪歟或曰鄭衛諸詩男女會合白狀其醜思焉
得無邪不知鄭衛不皆淫奔之詩聞有一二大抵賢人
君子憤嫉而作斷非其人自敘之辭何者羞惡之良有
生同具人卽閒居無所不至未有不深自蓋藏而竟津
津樂道之亦必無是理且苟樂道穢德旣彰豈但邪思
而已哉學者動以鄭衛諸詩爲淫奔者所作此則鄭樵
倡其說而朱子從之不爲無誤者耳若此章集註朱子
初不存是見吾願與學者明辨之也

論語大德不踰閑章講義

聖門子夏稱篤信謹守居文學之科晚年設教西河門
弟子務習灑掃應對進退之儀知其生平規步繩趨斤
斤焉守經不失者也乃曰者有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

入可也。意果何居乎？朱註云：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外註吳氏云：此章之言不能無弊，蓋疑細行不矜終累大德。雖曰小節亦正有不可出入者，雙峯饒氏云：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己則不可律己之道。雖一毫不可放過，若於人則但觀大節，大節既立，小節或有出入，亦未可瑣屑議之。是子夏之言，洵足爲觀人之法。既而知此，蓋古語子夏引之，非言觀人之法，而實求進於達權之學也。考晏子春秋云：晏子使魯，仲尼命弟子往。

李仙先生遺稿

百二十四明微諸

約圖刊本

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於禮者？晏子退見仲尼，仲尼問之，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趨，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又考韓詩外傳云：孔子遭程本，子於剡之閒，傾蓋而語，東昂以贈，子路曰：由聞之，夫子不中道相見，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合觀二書所言，皆應變之法，似乎非禮而要在禮中，然則

小德出入云者非冒昧從事之謂其謂或出或入始終不踰大德雖行一時之權而仍不失乎經也且熟玩可也二字其於出入之際具有斟酌蓋天下事不外理與情容有不能二全之處入乎情必出乎理入乎理必出乎情此際孰輕孰重惟在衡量於臨時當其可而出入之卽所謂出入可也孔子不爲衛君而卒爲公養之士與夫見南子往公山魯人獵較亦獵較豈苟焉哉從心所欲不踰矩而已矣子夏晚有得於希聖之學始恍然於小德之不必斤斤是以追思彝訓慨乎其言之以視

李仙先生遺稿

百三十四明誠書

約區刊本

平日謹小慎微恪循乎儀文之末其學問淺深相去爲何如哉然非篤信如子夏此語豈容輕言朱子集註誠恐闕略者藉此以鳴高取吳氏之說以杜流弊固亦有深意存焉

讀

讀張子正蒙太和篇

張子之學自中庸入聞亦旁參佛老後乃反而求諸六經而於易尤加研索之功久之有以知佛老之所謂道皆道其所道佛老之所謂性皆性其所性而非聖人語

性與天道之極於是本易之乾坤中庸之大本達道作
正蒙一書而於太和篇發其端焉篇內大旨以有無混
一爲主其曰太和明天地之氣陽降陰升而絪縕也其
曰太虛明天地之氣陽升陰降而閉塞也絪縕固氣閉
塞亦氣太和者氣之妙用太虛者氣之本體故曰虛空
卽氣是知天道太虛無形而氣寓猶人道至靜無感而
性存形而下者客形也感而通者客感也其形與不形
感與不感莫非二氣之所聚散故於四時爲寒暑爲晝
夜於百物爲屈伸爲生死陰陽兩端循環不已實皆乾
坤易簡之理卽推而至於風雨雪霜山川品類凡天地
間法象雖曰神化之糟粕而同出於太虛故聖人仰觀
俯察本性道爲文章以垂教萬世蓋原其始固非自無
而至有而要其終亦非自有而至無然則天道也性命
也一而神兩而化至中至和包羅萬有而焉有所謂無
者哉若夫空空之釋氏不知太和絪縕之故謂萬象皆
太虛中所見之物以山河大地爲見病是無卽是有有
不異無之說也元元之道流不知太虛卽氣之故謂虛
能生氣一若虛無窮而氣有限是有生於無無而爲有

之說也嗚呼彼佛與老夢幻恍惚不盡其性不深於易
不明乎三極大中之矩其意主於無亦無足怪獨奈何
世稱儒者往往尤而效之窮高極微不辨幽明之理好
爲有無之分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多見其蔽於誠而
陷於淫其不足語窮理之學明已張子之言大略如是
竊復反覆其書而窺其意之所在蓋陽闢佛老之主無
而隱似不滿周子無極之說程朱極稱其西銘而以此
書爲未安顧其言皆由苦思力索而得誠有艱深不可
測者至若以太虛爲體太和爲用混有無而一之無所
謂無則固不偏不易之至論未可因程朱二子之所瑕
疵遂鄙棄而弗深思其意也

讀韓子原道

唐憲宗朝迎佛骨入大內上表極諫厥惟韓子貶潮而
後更無一人敢言當是時王公士庶奔走讚歎轉相效
尤民業爲之頓失聖教爲之不昌傷風敗俗莫此爲甚
韓子不恤一身之貶謫而憂天下人心之惑之深乃思
佛氏之無父無君其弊實由老氏之小仁義去仁故無
父去義故無君則欲闢佛氏不得不兼闢老氏此原道

一篇所爲大聲疾呼而作也新唐書本傳云昔孟子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功與齊而力倍之自愈及其言盛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可謂紀其實已厥後宋儒亦極稱之如程子云韓子亦近世豪傑之士孟子而後只有原道一篇如朱子云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是二子皆有取於原道之文而惟博愛謂仁一語則程子嘗曰仁是性愛是情豈可專以愛爲仁朱子亦曰仁當以體言若云博愛則言用矣後儒遂據爲定論而吾竊不能無疑焉夫博愛語病謂其過仁之量則有之謂其舉情遺性舉用遺體似未也何者愛之在人猶喜怒哀樂也其爲性情爲體用祇分未發已發之間愛未發卽是性是體愛已發卽是情是用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是愛卽仁也又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言知人而愛人在其中是愛不必見於情而著於用也則以博愛爲但就情與用而言恐未足以服韓子也曷言乎其過量也博施濟眾子貢以仁爲問夫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則博愛之仁非過量之仁乎且曰堯舜猶病明非子貢所能及

而猶恐好爲其難流於兼愛者之所爲故復告之以欲立欲達切求諸己蓋仁不可舍己而從人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立愛之道貴有差等孟子所謂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者是也今韓子遽言博愛殆未明夫子切己求仁之旨而適蹈子貢之病歟又嘗觀韓子讀墨篇言孔子以博施濟眾爲聖同乎墨子之兼愛與夫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數語噫此其所以有博愛之說程朱二子所由以是責韓子哉然韓子所欲闢者佛氏也佛氏所以惑人者謂能普濟也則欲移其惑佛之心轉而歸儒非言儒者之道亦甚普濟不可也故發端極稱博愛篇中又詳言聖人勤民靡所不至則凡士農工賈各安其分求皆有益於得何必解衣散錢焚頂燒指徒苦而求諸無益之佛哉卽其讀墨篇亦取墨能愛人足與同力闢佛爲吾道之羽翼遂不覺援墨而入於儒然則韓子之過亦君子之過也至於北溪陳氏極詆韓公學無源頭且述朱子語謂其後來湖陽之貶寂寞無聊遂不覺爲大顛所動故俛首與之從遊而忘其平日排佛之說此則韓子與孟簡書具在必有能辨之者

弗申論

讀程子定性書

學者多稱明道先生一團和氣竊謂先生之爲人善於
養身平生處世接物殆有樂而無哀有喜而無怒者歟
及觀其與張子論定性乃知先生和氣初非無怒而但
知有喜無哀而但知有樂者也凡人必性定於內而後
用情能當乎其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是和之爲和不第當喜不喜當樂不
樂者非和也卽一於喜一於樂者亦非和不第一於怒

季仙先生遺稿

頁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一於哀者非和也卽當怒不怒當哀不哀者亦非和然
則當乎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之者非卽所謂一團和
氣乎非定性者而能用情如是之曲當乎孔子之於謔
愬兩不行焉孟子之於橫逆三自反焉蓋惟廓然而大
公故不患人之干我以私惟物來而順應故不患人之
待我以逆夫豈或用智於其間哉亦由其有定識以至
於有定性焉爾大學所謂知止而后有定者是也張子
問定性未能不動是有意於絕外誘而反亂其性者是
不知性無內外靜亦定而動亦定者也夫至危至急之

地或忽出奇焉無理無情之事或別有故焉破格而爲之不能膠柱而斷之也此惟定性者爲能然也吾於先生一書見之矣

讀雜卦傳

雜卦傳大過以上卦皆反對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朱子謂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協之又似非誤蔡節齋謂例宜反對協韻爲序今以其例改正之固皆有反對之義然易義無窮聖人所以名雜卦之心尙未識也今案前三十卦仍以乾坤居首天地覆載萬物之義也移下經十

李仙先生遺稿

百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卦於前者損益是否泰之先幾損而後否益而後泰也震艮兌巽二少生二長卽天地生成之派也萃四升三卽臨觀之初上往來也晉明夷井困居前三十卦之終者天運循環由盈而虛無不危不亂之理故以明夷困終焉後三十四卦仍以咸恆居首夫婦成人道之義也移上經十二卦於後者否泰損益之之終局否乃損極泰乃益極也坎離中男中女卽夫婦室家之義也同人大有需訟卽坎離之上下於天也大過頤有坎離之象也小畜履之三四卽同人大有之二五往來也夬居

後三十四卦之終者人道循環由亂而治君子盈朝而
主臣一德小人盡除而元凶授首湯武放桀誅紂之世
乃足以當之上陰去而乾道乃全依舊乾坤清明之象
故以夬終焉學易者體之其私欲淨盡天理充滿由六
子而復乾坤之候與又自乾坤至未濟亦不先後循序
而錯雜以列於中間以是知雜之爲義前反對末後亦
可反對以觀末後錯舉前亦可錯雜以舉至句法整對
之外有多寡不倫卦名先點之外有先發其義亦聖人
舉一例餘變換不拘之意且讀雜卦傳能會得夫子之
意卽是明一部易理知以此傳結全部易也

李仙先生遺稿

厚十四明樓書

約圖刊本

讀湯誓

伐桀之誓在今商書爲第一篇詞嚴義正無可增損且
其文首尾完具焉得更有散佚見諸說哉乃周秦人所
引湯誓居然有出今文外者先輩徐柳泉以爲別自一
篇而不在今湯誓中其說本於王西莊先儒以爲今湯
誓之佚文過矣書中如論語堯曰篇國語周語上篇墨
子七患篇又尙賢中篇又兼愛下篇尸子綽子篇荀子
大略篇呂氏春秋順民篇凡八條皆采自周秦古書中

其著書之人皆在秦火未焚之前得見古本湯誓者而不意自漢至今二千餘年凡讀論語者無不以予小子一節爲商湯伐桀告天之誓此其謬誤實始孔君而班孟堅韋宏嗣成之孔君論語注曰此伐桀告天之文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殊不知僞誥剽竊論語顛倒離合盡用其文其說正與孔君伐桀之說脗合而墨子引此書則明稱禱旱反與孔君伐桀之說相去萬里也況墨子引此書明明有今天大旱四字旣引書詞又明明有以身爲犧牲祠說於上帝鬼神諸語而必以伐桀告

天注釋論語真不解其何心於是以意解元牡謂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也至班氏諸儒作白虎通承用其義三軍篇曰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質家言天命已使己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牲也夫旣將誅得而後爲王則未王之前何得僭告上帝旣告上帝又何愛於夏禮而惜此一變也至韋氏解國語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又云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亡矣夫兩書同名湯誓韋注國語而未見墨子其解爲伐

桀之誓無足怪者特伐桀之誓首尾完好而誣之爲散
亡則武斷矣後來朱氏彝尊謂是湯誓逸句無疑毛氏
奇齡謂舊來湯誓原有爲今文湯誓所無者皆不知而
強作解人之言今摘其必不可合者如伐桀誓中一則
曰有夏多罪再則曰夏氏有罪卽商民之不欲往者亦
以爲夏雖有罪虐不及我故曰夏罪其如台非謂夏王
之無罪也而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不忍夏民之受虐故
必往正其罪所謂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者也是則伐桀
之舉全爲討罪起見今此誓不稱夏罪而忽曰朕躬有

罪又忽曰萬方有罪又忽曰罪在朕躬然則當日大興
問罪之師將往而伐朕躬乎但卽國語所引湯誓四語
已與伐桀之誓方枘而圓鑿如此卽如泰誓亦以勝不
勝爲有罪無罪而非以空言歸罪於己也歸罪於己無
伐人矣而論語堯曰篇所引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二語
則是武王大賚告泰山隧之辭亦與伐紂時事絲毫無
涉僞書不學無術妄竊其語入之泰誓又竊伐桀誓中
語加今朕必往四字夫上云夏德若茲下云今朕必往
詞明而義順也若上云過在予一人下云今朕必往又

將焉往乎然則伐桀之誓孟子嘗引其時口曷喪二語
明稱湯誓必無誤者禱旱之誓周語引之墨子尙賢引
之皆明稱湯誓亦必無誤者固並行而不悖也

壽鏞案先生當時有代人著述者是篇有先輩徐
柳泉語詢知宸馥乃代徐郭作而原稿固先生親
筆也

跋

跋讀朱隨筆

此陸稼書先生所著先生學宗朱子以居敬窮理爲主

李仙先生遺稿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
窮理則將掃見聞空善惡其不至師心自用墮於老佛
者幾希與朱子所慮後學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
理之煩同一用意明乎此可以得先生之學卽可以得
朱子之學朱子集宋儒之大成同時惟金溪陸氏相爲
冰炭其後餘姚王氏祖金溪之學先生生乎其鄉而力
闢王氏爲禪學謂王氏之病在認心爲性蓋先生得力
於朱學者深已故論者謂朱子之統自明薛敬軒胡敬
齋後惟先生能得其正宗云其書於朱子全集二十九

卷以前人所共知者不復論列自三十卷至一百卷以及續集別集偶有心得而條析之俾學者知所折衷則不特爲朱子之功臣而直爲千古學者示以從入之門徑誠有志希賢者所當深思而熟玩焉儀封張清恪公始得此書於先生之壻曹君宗柱刻之閩中今則流播海內人有其書足以見先生之學宗朱子而能得其要領者也先生所著有四書大全困學錄續錄松陽講義古文尙書考讀書志疑讀禮志疑禮經會元注戰國策去毒呻吟語質疑衛濱日鈔問學錄靈壽縣志三魚堂文集而此書尤於朱學得其精要學者欲讀朱子之書又安可不讀此書哉

書後

邵子觀物內篇書後

世稱邵子精於數學此觀物內篇則明明言理特言理而數在其中言數而理在其中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數之所在皆理之所在也邵子之言曰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又曰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

李仙先生遺稿

皇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夫合天地古今之理數有以觀其通雖曰觀物而希聖之學實不外是此篇大意以孔子爲宗其言天地萬物變化感應本乎自然卽孔子天不言而時行物生之旨也其言世道升降天時之有消長聖經之有因革皆氣運所推移卽孔子百世可知之說也蓋天地萬物之數不能逃乎理天地萬物之理不能逃乎聖人理之於聖人不能逃乎孔子故曰余非知仲尼者學爲仲尼者也仲尼之業不世之業也有不

李仲先生遺稿

卷四明說書

約圖刊本

世之業而無土以萬世爲土也嗚呼孔子之道小而無內大而無外邵子言觀物雖以物觀物實以理觀物以理觀物實觀之以孔子之道而已則此篇之作謂非希聖之學乎後儒未能窺其底蘊徒以數學目之失之遠已西山蔡氏嘗卽其篇內節目條分而縷析之又總舉其要謂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

一人而已非虛語也然但就其粗迹而言殆猶未知邵子之精意歟

原

原誠

誠者性之德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一太極也其靜也無而其動也有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盈天地間皆此實理之所充周爲物之終始而不誠無物故萬類莫不相感以誠然而人各有誠卽人各一極而有智愚賢不肖之不齊者何哉蓋誠無爲而幾有善有惡其幾之動而善

李仙先生遺稿

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爲道心其幾之動而惡者爲人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不明乎善卽不誠乎身矣由是危者愈危微者愈微逞物欲之私而害天理之公習爲固然曾不悔悟此賢智者之所以日少而愚不肖者之所以日多也然此愚不肖者亦豈遂汨滅其誠哉特自棄其美玉而置之泥塗中耳使其猛省一旦出之泥中而珍之席上則美玉依然美玉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是知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絕其所本無還吾所固有閑邪則誠自存誠之者亦擇善而固執之以去其舊惡而已矣若夫至誠如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者惟天下至聖足以當之是故高明覆物天之至誠也博厚載物地之至誠也至聖贊天地之化育人之至誠也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斯可與天地參於是天地人三極之道以立而合之卽一太極焉實則爲性之德一誠不變焉而已周子通書言誠與太極圖相表裏者其卽此意也夫

此先大父季仙公遺稿也公性淡泊與先三伯祖柳泉
中書先四伯祖子舟比部同負清望中書公藏書六萬
卷公每黎明起手持一編迄夜分不倦先曾祖妣合葬
時探槨不潔公謂精神有限與其爲揣摩功名之具曷
若求安全魂魄之方遂不屑入場屋潛心地學以其餘
緒於聖經賢傳多所發明言人所未言自光緒己卯至
癸未積八十有一篇藏諸家憶達九歲而孤公命侍側
讀毛詩旁積稿本纍纍大都公所手鈔四明學派結埼
亭外編與漢宋元明學者遺稿也光緒壬寅先大伯父

季仙先生遺稿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伯華府君鄭重授達曰吾窮老無力於梓他日毀之汝
事也達謹識之勿致忘頻年爲餬口計奔走四方暇輒

出遺稿重錄之聞諸伯父曰汝祖善爲文又善詩不多
作作輒散去有捕虎行一首已刊入四明軒錄惟此
所藏遺稿有關學術尤宜存然其閒有代人作者如述
合學源流篇有樹風遊甬上語代臨海趙樹風作也如
讀湯誓篇有先輩徐柳泉語代鄞縣徐郛作也如關雎
說第一篇註首篇三兄柳泉先生舊說者稿本原註也
蓋其時宗湘文太守莅吾郡創辦志文會公於暇日偶

代人作遺稿之刪定盡依公之手鈔本也蘆溝橋戰事
未起前老友張君詠霓旣倦政構約園於滬濱藏書綦
富並搜求鄉先生遺文逸稿自漢唐迄清凡百餘種序
而刊之名曰四明叢書時遠羈職嘉興持遺稿請張君
釐訂以入其所編之叢書二十六年冬嘉興淪陷諸籍
盡棄僅遺稿隨身得勿失翌春奉母避滬恐遺稿湮沒
續行分類編次曰遺稿一卷曰補遺一卷張君刊入第
七集矣今吾母又棄養身亦垂老學問謏陋不自刻勵
一無展白負吾祖多矣原本精楷多爲先父叔昭府君

季仙先生遺稿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手錄對此能不泫然民國二十八年己卯清明後一日
第三孫正達謹誌

季仙先生遺稿補遺

目錄

慎獨說一

慎獨說二

戊象六甲五龍相拘絞說

從革作辛說

論語九思說

四端說

王降爲風說

季仙先生遺稿補遺
目錄

氣質說

門左右義

原志

讀鄭風

薛文清讀書錄書後

跋禮書

跋爾雅翼

跋北溪字義

季仙先生遺稿補遺

清鄭徐時榕季仙著

慎獨說一

大學中庸各言誠大學言誠意原其始也中庸言誠身要其終也而爲好善爲明善其功則一主乎慎獨慎獨云者於己所獨知之地而慎之也朱子析義於大學謂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於中庸謂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蓋皆言幾之宜審熟玩二註其說本於周子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幾微而幽動而正曰道邪動辱也故君子慎動又曰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幾其神乎此說也何說也卽大學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中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而皆歸本於慎獨之說也朱子兩析慎獨皆以審幾爲義有以夫

慎獨說二

慎獨一語大學中庸皆有之大註析義不外幾之宜審乃反覆二書竊有見夫聖人至誠而曾子子思思誠各

得聖道之所在故其爲說不同卽同此慎獨一語意亦各有屬也不揣固陋就二子大意而一詳之慎獨之說在大學者君子自格致而後旣知好善惡惡而猶恐意未誠也乃竊自警曰吾慎毋徒好徒惡以自欺也其必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實能爲善去惡而始得謂之眞善眞惡焉此君子不敢自信之心有如商先王檢身不及衛大夫寡過未能者心至虛也所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且自欺之小人亦豈不知善當爲惡當去哉以爲是閒居獨知地也我爲不善人不我知且

自恃其揜著之術可以欺人而人卒不可欺則自欺之無益也君子知其然故於其獨必慎之又慎焉蓋獨不愼意必不誠雖格致功深而後此正心修身齊家治平之事難復問矣此曾子慎獨之說也若中庸之說慎獨則以是爲盡性凝道之始基言君子雖知道不可離戒愼乎不睹不聞使客感弗擾以深其體道之功而特恐己私忽萌有急於自見之意謂獨知之地至隱至微人不我見將逞其材智以徇外而爲人是道不凝卽性未盡其何以養中和之性情而完中庸之德行乎蓋曰于

不見小人之道的然日亡乎彼擇乎中庸不能期月守
反乎中庸而無所忌憚自用自專生今反古自以爲子
知而不知自納於罟獲陷阱中矣嗚呼彼果何所恃而
行險徼幸耶其亦以獨之無可表見思自見而不慎以
至此耳夫衣錦所以尙絢者惡其文之著也勿謂不著
無以見君子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試
觀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
不悔居易俟命至死不變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焉所
謂明哲保身者夫豈若小人的然可見而裁及其身哉

且及其至也至誠如神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其在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又曰不顯惟德百
辟其刑之蓋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故聲色化
民猶末也德輶如毛猶有倫也必無聲無臭而後爲盡
性凝道之極功此無他闡然而日章固君子之道也然
則獨知隱微之地正著見明顯之地潛雖伏矣亦孔之
昭爾室之中自有相爾者在也爾尙亦不愧屋漏已耳
而奚容急於自見乎此子思慎獨之說也二說不同出
自曾子則意恐冥冥墮行也蓋所以勵初學者出自子

思則意在洗心藏密也蓋所以勵成學者然皆反身而誠其爲思誠之道則一而已矣

戊象六甲五龍相拘絞說

蓋聞二四六八十陰耦本乎地而六居其中一三五七九陽奇出於天而五建其極六以承五五以啓六此六六三百六旬六氣之所以宣五五二十五數五運之所由布也按說文以戊爲中宮而曰象六甲五龍相拘絞段氏謂六甲者漢書日有六甲是也五龍者五行也漢書云五六者天地之中合民所受以生故日有六甲辰

李伯章通釋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五龍之說見遁甲開山圖榮氏解云五龍昆弟四人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父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治五方爲五行之神故五龍爲五行之龍其說是已然於戊乎何與反覆久之而知其言非無因也蓋五行之土生於戊戊居十幹之中十幹之五行配十二辰之五行而六甲以周六甲非五行不成五行非戊土不王是六氣得戊而宣五運得戊而布也相拘絞云者拘之言執絞之言縛皆固結不解之謂言六

甲五龍戊能生之亦能制之有如固結而不解者故曰六甲五龍相拘絞也則觀戊之文雖不同二首六身之形似而釋戊之義亦何至魯魚亥豕之傳訛哉

從革作辛說

書洪範篇從革作辛從革云者孔傳言金可以改更猶木可以揉曲直孔疏曰金可以從人改更銷鑄以爲器也作辛云者傳言金之氣味疏曰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也按此從革作辛皆就銷鑄時而言攷蔡氏書傳從革與曲直猶潤下炎上皆以性言是

李氏集注

五四明鑑書

約園刊本

從革非從人改更之謂又定海黃氏傲居集經說謂以金銀銅鐵百計煮之而不辛是辛味不由金之在火而得林氏尚書解亦云五行出於天地之間各有稟受之性金性堅利故從革爲味辛者乃造化之妙用是從革以體言作辛以用言皆本乎天地之自然而不由人爲歷觀諸說與傳疏不同而經義要自允協特何者爲從革與作辛之故不之申論義雖協而旨未暢也論者謂金爲西方之行四時旺於秋秋以爲愁五音屬於商商言乎傷實主兵象常以肅殺而爲心乃知從之爲言就

萬物皆就革於金也左氏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蓋有盛必衰者物理之常物過盛而當殺不能不受制於金俯就而聽其改革其氣烈故作辛辛味委煞有令人不可犯之意說文所謂辛痛卽泣出也要皆金之一氣相感召有如是者而復何疑乎從革之作辛哉然是說也暢則暢已得毋失之偏而傷於和乎夫金有金之德義中寓仁焉試思聖王用兵除暴卽所以安良良醫調肺去濁卽所以留清蓋必先有所取而後有所棄然則從者從其新之謂革者革其舊之

謂而非偏於就革之謂矣且金得土而成擇其精者而從之也久蘊不生衣草舊染之汙也一從一革皆其本性卽其爲味亦寓從革之理焉酉陽雜俎云山有薤下有金知天下辛味之物皆感金氣而生鄉黨記孔子不撤薑食薑爲辛物中之至烈朱子謂其通神明去穢惡非辛之爲味遇神明而從之遇穢惡而革之乎由是觀之金之一從一革而作辛猶木之一曲一直而作酸不由人爲而本乎天地之自然彰彰明已或云東齋集傳之言從革謂可因可革羣經平議之言可因可革是爲

從革獨非一從一革之說乎然曰可因可革猶有從人之見而又釋從爲因轉覺費解似未若一從一革言其自然而無煩旁引之爲安矣

論語九思說

魯頌一言思無邪無邪卽所以存誠箕疇五事思曰睿卽睿卽所以作聖蓋不思而得惟聖者能之大賢以下卽不能無思思也者致吾之知以爲躬行之地而非虛擬妄想之謂也故思誠之君子思其所當思而初無出位之思焉約計其數蓋有九云視非不見也而或紫或

朱子遺書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目爲之眩則思朱不爲紫奪而視以明聽非不聞也而或鄭或雅耳爲之易則思雅不爲鄭亂而聽以聰九思首在視聽者蓋耳目心思兼相爲用不聰不明凡有所思皆難爲功則欲竭吾心思不得不先啓其聰明耳由是而見於面者爲色恐其暴厲則思溫如風之和著於身者爲貌恐其情慢則思恭如山之安君子思溫思恭欲其靜而有常也而且言宜慎則思法言巽言一主乎忠事宜敏則思小事大事悉持以敬君子思忠思敬欲其動而無失也至於一靜一動之間事事物物未必

洞識其理於是有疑夫疑則問焉而已似非若明聰溫恭忠敬之有藉於思者然而問道於盲問猶不問也則思得其人以問之而疑乃不著故因疑而問思亦居其一焉君子至此已私弗復萌於內而客感或得擾其外則又有逆來順應順來逆制之道在觸吾所惡而難忍者忿也忿不相下難將作焉君子思及夫難而忿有必懲則彼雖以逆待我而我仍應之以順矣投吾所好而可欲者得也見得不辨義必失焉君子思及夫義而得自不苟則彼雖以順誘我而我能制之以逆矣此皆君子思其所當思合動靜內外而交致其功者也總此九思歸於一誠以是致知可以戒欺而求慊以是躬行可以修己而安人養之於未發之前持之於方發之際存誠之學在是作聖之功亦在是夫豈若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徒爲無益之思哉

四端說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是性之四德積於中者厚斯發於外者華人望見之其動容昭著盈溢不待言若者爲仁若者爲義

若者爲禮智知其德性渾全夫豈僅區區端倪可見而已哉孟子生戰國時正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之日其君以富強爲計其臣以戰陳爲事視斯民離散凍餒而死若無足怪嗚呼是豈尙有不忍人之心哉豈復知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之出乎其性哉孟子目擊神傷思欲一正其人心爲之稱堯舜道性善而聞者輒相與迂闊而非笑之於是知其陷溺已深不得已略性原情而爲此四端之說夫昭昭之多天之端撮土之多地之端卷石之多山之端一勺之多

孟子生禮禮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水之端也而及其無窮不測全體可由此而推孟子四端之說亦猶是耳斯時之人心旣皆以爲性惡雖日與言性善無補也姑就性之發於情者而指示之曰惻隱仁之端羞惡義之端辭讓禮之端是非智之端此心固人皆有之俾聞其說者卽此四端得以沿流而溯源灼然見心之可以爲善將恍然知性之無有不善何者根性之理難言而動心之端可驗由其惻隱知其必有仁由其羞惡知其必有義由其辭讓知其必有禮由其是非知其必有智使本無是理於其性何以有是端於其

心惟其有是端於其心斯可見有是理於其性故言性不如言心之易入也使一時諸侯王願安承教能擴此四端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雖曰見端而全德具在所謂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且仁爲四德之長庶幾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戰國之世可變爲堯舜之世此孟子殷殷救世之苦衷循循誘人之至意也無如一傅眾咻一暴十寒卒無有信任之者乃退而與告子公都輩發明性善之義以垂教萬

世雖其時反覆辨難亦嘗卽仁義禮智之見乎心者以徵性之本善而不復以四端爲說亦以見四端之說實爲當世格亡其良心者一導其善機耳若告子諸人自可因用以明其本體而區區之端奚論焉

王降爲風說

四始風雅頌頌者宗廟之樂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有義無刺者也若風雅則有正變之分雅以言王政之興廢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風爲民俗歌謠之詩侯國政治之得失存焉則凡詩之係乎王政者屬之雅

係乎侯國者屬之風風之不同於雅猶雅之不同於頌明甚今以王詩而列於風豈平王東遷遂降而爲侯國乎學者疑之說者謂東遷後政教止及畿內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也不曰周而曰王使天下猶知有王亦以見西周之不復也降爲風者王跡熄也其說是已然而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甚且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以視平王微弱似猶不至此則其詩何以謂之雅而不謂之風乎或曰王室卑者非微弱之謂其謂洛邑地勢卑天下有事則腹背皆敵非若西都險固得居高馭下之勢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地勢然也故成王居洛邑遷頑民於成周復歸西都蓋洛邑東都之營周公以其居天下中便於朝會而非以爲定鼎之謀平遷東都失其地矣其勢不可振而有爲王故降而爲風耳顧獨不聞孔子之言乎如有用我吾爲東周東周可爲卽西周可復使東都非可爲之地孔子豈欺我而乃曰吾爲之哉且使西都之地可爲何孔子靡國不至而獨西行不入秦乎後世形勢之說其不足以論王爲風也有斷然者然則

王之不爲雅而爲風將無說以處之歟殊不知風者風也侯國之詩謂之風卽爲王而作而遠於王城之詩亦謂之風觀夫七月鴟鴞爲周公遭變居東時之詩及凡詩之作於東征束人者其地旣遠乎王城其詩遂繫之幽風可知已蓋黍離諸詩大抵西周都人士與東周大夫至西周者之所作也平王雖東遷其故家大族尙有存者凡有憂傷感思之作去王已遠與列國之民俗歌謠實無以異詩於是而列於風矣然其地則依然昔日之王城也故雖風也而仍繫之以王則讀王詩者亦知

平王遷東都以西人之詩爲風而已矣而又何他說歟王降爲風先儒之臆說也以爲是孔子降之則更大謬季札觀樂在魯襄二十九年爲之歌王實與國風並列其時孔子尙未刪詩而王已列於風則王爲風者非降也詩之體例然耳且若王風可以謂降將幽風亦可云降已何者周公七月陳王業之作無異召康公劉戒成王之作乃公劉在雅而七月在風非降而何謂幽風七月之詩以言公劉創業之艱又在夏爲列國故風也而繫之幽不可以降言則大雅公

劉之詩獨非言公劉在夏后之世創業艱難乎其詩何以不入之幽耶謂詩爲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入之幽則文王大明諸詩皆周公所作何以列之雅而不盡入之幽耶然則詩之體例在王所者之詩爲雅凡遠乎王所者之詩爲風似無疑義已

氣質說

人稟天地之性以生而氣質隨之氣質者人心道心所由分也性無不善道心動而善人心動而惡氣質之分於是爲性累而性爲之不齊夫猶是心也何爲道心何

李山先生遺稿

十三四明叢書

約副刊本

爲人心皆其心之所自知也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循乎理者道心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徇乎欲者人心也人能以道心爲心而氣質自化而爲和人苟以人心爲心而氣質卽變而爲厲氣質無知亦視此心爲之主與否耳氣質聽命於心者爲聖賢心聽命於氣質者爲庸愚此非性之殊而氣質馴與不馴之異也顧人孰不願以聖賢自居而卒甘爲庸愚者由心無逆制之權而縱欲偷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若

無舵之舟無銜之馬飄蕩奔逸迄無底止而氣質遂昏
迷駁雜而性不可復嗚呼是豈氣質之罪哉實心不能
自主有以使之然耳今夫水之在山瑩然湛然未嘗不
清也及出山而至於汙下之地泥塗混之源雖清而流
斯濁已然一加以澄治之功而濁者可使之復清人性
中之氣質亦猶是也方其寂然不動氣質之明粹自若
也及感於物而爲物引氣質因之而昏駁矣然明粹者
其天昏駁者其人者克則天者復於此而欲逆制此
氣質非盡其心存其心不爲功且夫大木必斷度而後
成材璞玉必雕琢而後成器氣質必變化而後成德故
聖賢之性非遠過於庸愚卽氣質亦非大異於庸愚也
而視聽言動必以禮喜怒哀樂惟其和無時或放其心
無地不用其力有如天道左旋而行彌健者積而至於
粹而益背無非溫蒸之象焉此無他逆制之功深人心
之危者安道心之微者顯而氣質退聽於無權也譬諸
鏡焉天地之性鏡之光明者也氣質之性鏡之塵垢者
也塵垢固藉滌除而光明亦事拂拭少有閒斷光明一
變而塵垢已試觀堯之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湯之

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乃知德性渾全者猶如是其殫心也而況氣質之有偏剛偏柔者乎旨哉橫渠張子之言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其論學也必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爲先蓋有見乎其大者矣

門左右義

古人門制有棖有闌蓋門兩扉扉兩旁各有木謂之棖當兩扉之合處又樹一木以當扉常設而不動謂之闌於是闌之東西出入爲門者有門左門右之稱焉汪氏

禮記集說

卷五十四 禮記集說

份曰門以向堂爲正自外而言東扉爲右扉西扉爲左扉君臣出入恆由右扉則固就東扉而言此以闌東爲右闌西爲左左右有定之說也論者以爲天下東西有定而左右無定當其自外而視內闌向北則闌之東扉爲門右不待言及自內而視外闌向南則門右又在闌之西扉乎故饒氏雙峯謂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士大夫則皆由右出以闌西爲右入則闌東爲右郝氏仲輿亦爲闌東西自定左右隨身出入君自內南面東出爲闌左入由西亦闌左

也臣自外北面東入爲闈右出由西亦闈右也按秦金匱通考則謂二說皆誤曲禮言闈右燕禮言門右據門闈爲左右則左右皆有定未聞隨身出入爲左右也君臣常時出入皆在闈東未聞爲君者東出西入爲臣者東入西出也總之東西但別賓主而不別君臣左右有定所而不隨身之出入辨論與汪氏之意相合顧觀於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是臣入君門亦有分東西左右者知不獨主人入門而右就東階賓入門而左就西階矣至以門

西爲左門東爲右皆有定所其說固是而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其曰西面是明明在闈東而以闈東爲門左旣以闈東爲門左自必以闈西爲門右則門左門右隨身而定之說亦未可厚非究之其義各有所屬也蓋兼出入而言皆以入爲主固當左西而右東若專就出者而言則以出爲主又當左東而右西門左右本無定特非隨身出入之謂耳

原志

心之所之謂之志志者氣之帥生人之理所從出也猶

水之有源木之有本也源不濬則流息本不植則木槁
志不立則氣餒而人之生理亦絕焉何者志之在人根
性而生有善無惡者也試遇鄉人而目之曰子爲善人
未有不色然喜是本有善於其志也又試遇鄉人而目
之曰子爲惡人未有不色然怒是本無惡於其志也孔
子曰匹夫不可奪志孟子曰士尚志蓋有志卽爲聖賢
無志卽爲庸愚故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
善不能改孔子憂之憂其無志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
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孟子憂之亦憂其無志也一

且有志則人皆可以爲堯舜所謂服堯之服誦堯之言
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所謂舜何人子何人有爲者亦
若是志之在人不大可恃乎哉然而鈞是志也有道德
勳名之別焉卿相之位定四海之民澤及後世功冠
一時君子樂之存其志而弗求得之不得曰有命以其
求在外者也所謂勳名之志也若夫仁義忠信樂善不
倦入孝出弟守先待後是誠求在我者君子志之雖大
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所謂道德之志也志在道德
者勳名不足以累其心志在勳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

心君子惟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自不能奪也然徒有虛願而無實踐雖曰有志與無志等

讀鄭風

經傳中淫字之解甚廣釋鄭聲者何獨取男女媒狎之義夫子所謂鄭聲淫者言其聲非言其詩也鄭詩不淫馬氏端臨言之詳矣聲淫猶樂記論五音所謂怙慝所謂慢焉耳非謂詩詞皆淫奔之作也宮商角徵羽迭相陵謂之慢春秋之世上陵下替財匱民勞莫甚於鄭宣其音益怙慝而比於慢也如以淫爲男女相亂之詞攷

李仙舟生遺稿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於鄭實無其跡春秋傳所載若齊之襄簡及衛宣蔡景宋文陳靈楚平之爲君與魯慶父襄仲宣伯季魴侯衛公子頑晉趙嬰齊慶克慶封盧蒲癸楚公子元陳儀行父之爲臣則鄭之君臣從未之聞惟文公有報陳媿一語若南哲之爭則疆委禽焉未嘗亂也上無好者下安得有甚者乎小序於鄭詩目以淫奔者東門之墠溱洧二篇而已餘則並指時事朱子以其無確據概不之從然目以淫奔亦無確據也且鄭詩非淫奔亦不可謂之無據春秋襄二十六年齊侯鄭伯爲衛侯如晉晉侯

兼享之子展賦將仲子矣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
隴七子賦詩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昭十六年韓起聘鄭
饒宣子於郊子蠶亦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
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摶兮蓋舉集傳所目
爲淫奔者當時賢士大夫已盡賦於盟主君臣之間其
非淫奔固可確然無疑否則伯有之賦鶉奔趙孟卽斥
之以爲牀第之言非使臣所聞矣況仲子之仲孟姜之
姜尤有明據者哉朱子誤以鄭聲爲鄭詩固可疑矣然
說者謂鄭聲自淫鄭詩自正不無可疑豈有論其詩則
忠臣孝子語其聲則里巷狹邪者乎蓋夫子所放者別
有所謂淫聲而非此二十一篇之謂也春秋時鄭簡公
以師觸師蠲賂晉悼矣後又以師狡師慧賂宋慧亦自
云淫樂之曠意必當時新撰一種淫哇以媚強國而聲
遂流傳凡當時之淫聲豔曲皆謂之鄭聲聖人刪詩之
後賡歌猶在人口不能驟奪其所習而使之歸於正
爲邦者偶一不察足以亂樂故夫子亟欲放之也魏文
侯以鄭衛之聲爲新聲子夏亦以爲新聲此二十一篇
自桓武以來卽有之豈傳之戰國而反以爲新者哉新

聲云者新造之聲代有創作俱謂之鄭聲以淫樂始於鄭也所謂奸聲以濫優雜子女不知父子者又考漢志云鄭聲施於朝廷哀帝時鄭聲尤甚而左延年之徒以善鄭聲被寵隋書安馬駒曹妙遠等能造曲多習鄭聲豈三百篇之聲不傳鄭詩獨傳於後世乎然則鄭聲別有其聲而非此二十一篇也若此二十一篇班固惟以出其東門漆洧二詩徵風俗之淫其餘多忠君愛國之意思賢懷人之作音節雖優柔本體自剛直而直指爲淫所未安也

薛文清讀書錄書後

河東薛文清先生在明初得宋儒之傳與方正學齊名正學接踵金華首倡浙東文清則嗣響月川奮起山右一時有南方北薛之稱其學悉本濂洛關閩未嘗獨闢門戶文清是錄之作因張子心有所開不思則塞之語是以隨時錄其所得以爲省身克己之助書凡十一卷續錄十二卷所錄如云主靜以立其本慎動以審其幾纓紓放卽當收斂纓言語便思簡默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視聽言動合禮處便是復禮又曰靜中

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皆兢兢檢點言行閒
可謂學貴實踐者矣厥後得其宗旨者若閩御史禹錫
張侍郎鼎皆恪守師說而侍郎又能搜輯遺集而傳之
至於私淑之徒代不乏人若呂涇野柟周廷璽琦尤能
遞衍文清之緒而崇仁高弟胡敬齋人品端謹學問篤
實亦與文清相類著有居業錄與是書並爲學者所推
重敬齋學宗新安一主乎敬故以敬名齋文清字曰敬
軒蓋先得其心之同然者文清生平以復性爲宗先力
行而後文藝人皆稱爲薛夫子方其爲大理時中官王
振用事文清絕不與通款曲振恨甚然能陷之而終不
敢殺之大節炳然亦足見白璧之無玷也惟其知石亨
之專潔身致仕不在于肅愍大獄將定之日而在徐天
全李文達許道中被陷之後見機之晚有不能不爲文
清惜者至於臨卒留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
性天通知文清晚年之所得者深矣是錄爲其致仕後
所成之書文清之學殆與年俱進姚江黃氏明儒學案
節採其說意多不以爲然則猶未免門戶之見而過爲
吹求也歟

政書

此宋陳太常祥道所撰集之書書凡一百五十卷其於衣服宮室車旗械用之屬辨之有等其於冠婚喪祭朝聘射御之制言之有儀前說後圖條分縷析貫穿經傳明通簡要不同三禮之浩繁洵爲窮經之鈐鑿也案太常從王介甫遊介甫說經喜創新義務勝前人故太常是書亦多掇摭鄭學如鄭君有天子五廟之說太常則引周官家語荀子穀梁傳謂天子皆七廟以闢之鄭君有禘小禘大祭不及親廟之說太常則論禘大於禘並

祭及親廟以攻之鄭君有上帝卽五帝之說太常則辨上帝及五帝引掌次文以破之凡如此類不一而足其好爲別解大抵習於風氣使然耳然當時晁公武李廌皆稱其禮學精博而公武爲元祐黨家廌爲蘇門賓客與王氏之學異趨其不以介甫故而廢其書則是書爲一時所推重可知矣惟是公武稱其朝廷聞之給札繕寫奏御核之紀文達四庫總目提要乃謂公武之說非實今觀太常自序云陛下曲加采聽特給筆札俾寫上進又其進書之表云陛下廣開宸聰過采士議謂臣久

專禮學粗成家言給筆吏於祕書鳩績工於禁局悉令
傳錄上備觀覽等語則公武朝廷聞之之說確乎有據
文達博覽豈并其序表原文尙未之見乎直抒臆斷殊
可怪也

跋爾雅翼

此宋羅公願所撰集之書書中詳載草木鳥獸蟲魚考
據精博體例謹嚴在陸佃埤雅之上夫小學進德之始
不外大學格致之功羅公此書物則無形可遁名則無
奧不宣實小學從入之門逕以爲爾雅翼誠哉其爲羽

李山莊藏書

三四明報書
約園刊本

翼也公之從孫裳初珍藏之方回訪刻其副本行於世
後元人朱薺重刻洪焱祖爲之音釋書凡三十有二卷
釋草八卷凡一百二十名釋木四卷凡六十名釋鳥五
卷凡五十八名釋獸六卷凡八十五名釋蟲四卷凡四
十名釋魚五卷凡五十五名惟釋獸六卷焱祖記其七
十四名與今所行本名數不符或亦傳寫之誤耳其書
陳櫟謂其廣人識見處雖多而牽引失其精當者亦不
少內引三百篇之詩處多不是於是剛削其書別爲節
本案櫟著作尙書集傳纂疏暨朝通略定字集三書

核所聞見曾不能望公之項背而遽欲糾公之失殊不自量節本不傳固其宜也惟王伯厚先生稱其卽物精思體用相涵本末靡遺可謂品評極當矣

跋北溪字義

安卿陳先生澹之龍溪人也爲朱子晚年高弟嘗讀濂洛遺書謂實接洙泗之統及聞朱子講道謂眞得濂洛之傳適朱子守漳得師事焉朱子告以根究義理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於是退而研詠凡二十餘年乃克合周程濂水之論以發明聖賢要旨其門人

朱先生遺稿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雋錄爲一編曰北溪字義書中率以四書字爲標的旁參太極皇極佛老等目上下二卷凡二十六門每括一字詳論原委旁引曲證上自性命道德之大原下及異端曲學之流弊逐一分疏無不綱舉目張與古今字書體例不同溫陵諸葛珏北溪席下士之一見是書恨晚謀諸趙氏廣其傳梓是爲初刻所稱永嘉趙氏本自宋迄明刊本不一其開舊板散佚增減互異國朝康熙間顧秀虎合諸本而校正之復錄補遺二則附嚴陵講義四則又附三則曰論朱子曰讀書法曰科舉之學頗

稱詳備四庫提要所載卽指顧本而言也今年秋鄞邑侯秦公嘉惠後學以近年新刻本分頒多士中有番禺李昂英題跋稱諸葛君尹番禺時刻以行世者今寧鄉道林黃氏重刻之核諸顧本上下二卷二十六門無少異其卷末附錄增有道學二辨及訓蒙雅言并程正思性理字訓等篇而顧本補遺二則又附三則則又黃本所無讀者可參觀而得之惟程氏字訓文義淺陋不當附入耳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